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紅 茶

文藝半月刊
第七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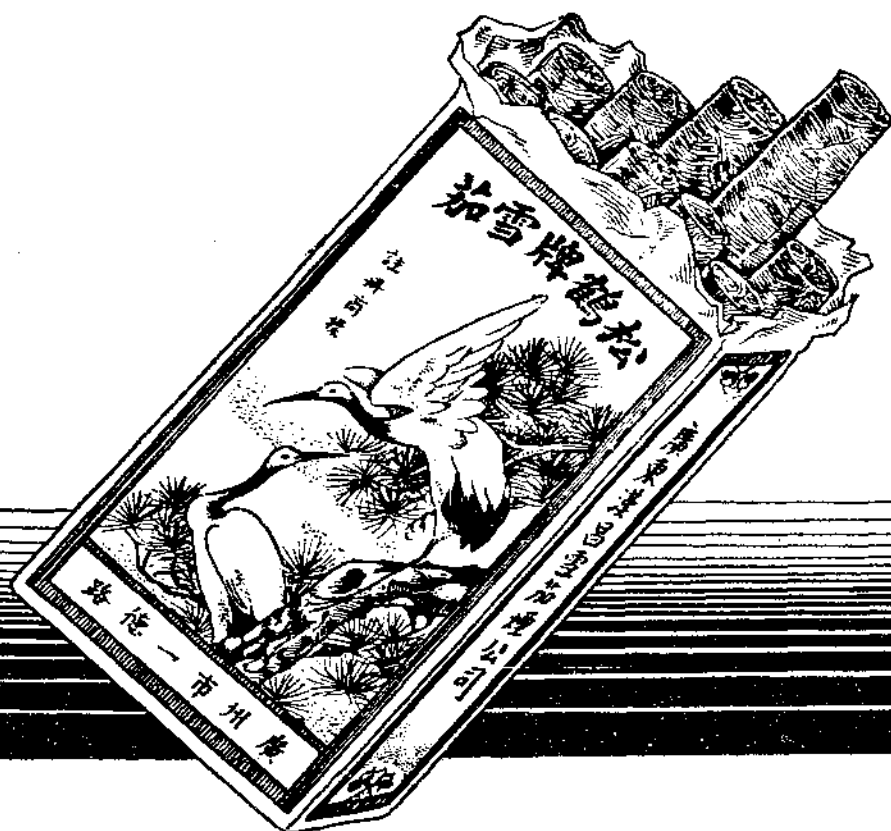


文粹出版社印行

相抱炳然照入夢今先三
裝姿各其尤聰穎其
道事偶家前于筆前佳
時余身而推固寓公後化
心士則初則表揚表揚自
數五筆乘字於之見元定
時而斯小詩書已得六
道致趣揮精微此因筆
算字其今尚見諸孫互
楷戲門卷景於下堂與
同滿滿其人臨于如視亦
從通而得也時音韻休和
久意已心能性之樂也使于
天中忘歡家者自得神采
何一以活世通今已教于年
所道見此形神全極代重
傳以冰茶斯時人化之弱
風而傳中懷裝散不見苦
射空候也
善度七表秋為
中元九道罪基百見樂高
要色味存信



漢昌雪茄



文虎徵射 (第三次) 值課者 駢辭生

- (一) 岳武穆沉冤顛天 古人姓名一字一
- (二) 亞 上海路名一字一
- (三) 喚起我團結，促成我統一。 市招一字一
- (四) 恂恂儒者居 古人名與上海路名各一字一
- (五) 野 藥人姓名一字一
- (六) 少爺摩登，老爺擔心。
- (七) 花落無多春未去 時人姓名二字一
- (八) 四十一口 流行語一字一
- (九) 布華彩于絕域，此去何之。
- (十) 不三不四

應徵及贈獎條例如下

1. 應徵者須用本刊所附蓋有印章之明信片，方為有效。
2. 該明信片，不必粘貼郵票，即可寄到。
3. 贈獎辦法：
 - 甲、十條全中者贈本刊半年一份
 - 乙、中八條九條者贈「紅茶文稿紙」八打
 - 丙、中六條七條者贈「紅茶文稿紙」四打
 - 丁、中四條五條者贈本刊一冊
 - 戊、中三條以下者贈「紅茶文稿紙」一打
4. 以上贈獎辦法，不限名額。
5. 九月二十日為截止期。外埠延長十天。
6. 徵射結果，在本刊第九期上揭曉。

第一次文虎謎底揭曉

(一)帥(無一帥也)、(二)安納金路、(三)呱、(四)十字街頭、(五)躍、(六)師曠、(七)開明、(八)何也、(九)攪七、(十)金永年、

猜射結果
十條全中者一人
中八條九條者十七人
中六條七條者七十六人
中五條以下者一百八十六人
完全不中者十五人
共計二百九十五人

附 啓

第二次文虎，射中(一)「帥」兼(三)「呱」二條之同文，尤見匠心運思，除照章贈酬外，特由值課人另行購贈最近「旅行雜誌」或「大美畫報」一冊，以助雅興，尚祈擇一預示，俾便奉上為荷。

第二次詩謎謎底揭曉

猜射結果
(一)遠 (二)亦 (三)邀 (四)隅 (五)固
五條全中者二人
中四條者十七人
中三條者六十八人
中二條者一百九十六人
中一條者二百八十一人
完全不中者三十二人
過期無效者四人
一字二猜違章作廢者三人
共計六百零三人

附 啓

第二次詩謎，射中五條者，除照章贈酬外，每人再由值課人另行贈購實價一元之書籍，略助清興，請射中五條者，開示書名，由文粹出版社轉交，以便購贈。

贈 獎 辦 法

九月十六日起至三十日止，每日下午一時至五時，請駕臨本社領取，如因道遠不便，而需本社代寄者，不論贈品多寡，本埠每次每份請寄郵票一分，外埠二分半，過期作自願放棄論。
領獎人或委託代寄之收件人，其姓名地址，須與猜射時明信片上所寫者相同，否則無效，以杜流弊。

仇十洲畫寶：清宮珍藏：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西門慶熱
結十弟兄

——只見吳道官打點牲禮停當，來說道：「官人們燒紙罷。」一面取出疏紙來說：「疏已寫了，只是那位居長，那位居次，排列了好等小道書寫拜諱。」衆人一齊道：「這自然是西門大官人居長。」西門慶道：「這還是敘誰……」：西門慶再三謙讓，被花子虛、應伯爵笑：「千人逼勒不過，只得做了大哥。第二便是應伯爵，第三謝希大，第四誰？子虛有錢，做了四哥，其餘按次排列。」

圖美韶：藏珍宮清：寶畫洲十仇



武二郎冷
遇親哥嫂

——武松一日在

街上閑行，只見背
後一個人叫道，「
兄弟，本縣相公擡
舉你，做了巡捕都
頭，怎不看顧我？」

武松回頭見了這
人……這人不是
別人，却是武松日
常間要去尋他的
嫡親哥哥武大：

……不想這日撞見
自己嫡親兄弟，當
日兄弟相見，心中
大喜。一面邀到家
中，讓至樓上坐，房
裏喚出金蓮來，與
武松相見。——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七期 目次

封面古畫：「羅塞翁畫兒樂園」……	秋水軒主人	爬到岸上去……	過客……二六—二七
裏封：第三次文虎徵射……	骯髒生	牢獄中出入……(長篇)	丁丁……二八—三〇
插圖：「仇十洲畫寶而美圖」……	秋水軒主人	別矣西瓜……	老熙……三一
清秋說夢……	胡山源……二—三	棉襖……(續)	哀樂……三二—三三
書評……	曼廬……四	冷香館浪墨……	杜伯超……三四
論鼠類的功用……	苗生……五	另外一些大老闆們……	白雲天……三五—三六
茶餘偶憶……毛彥文無恙耶……	猛濟……六—七	論翻譯莎士比亞……(續)	邢光祖……三七
贈獎記……	夥計……七	仙霓社之前後……(續)	半邨主人……三八
唐景耀……	明綠……八—一二	一個人的死……	胡山源……三九—四〇
插畫：虎頭蛇尾……	蕭劍青……一〇	在戰網中奔逗……(續)	曹之競……四一—四二
突圍……(長篇)	若霖……一三—一六	編者的話……	編者……四二
嚶鳴小記……記鍾敬文……	趙景深……一四—一五	補白	
亡命草……	海曲子……一七—一八	贈惲秋潭……	吳我尊
陸家村的故事……	吉魚……一九—二〇	粉香……	寬
電話誤……	不老……二一—二四	茶餘……	五篇
萬斛文泉詩鈔……	惲秋潭……二二—二三	中學生園地……	十篇
雙居雜綴……	金藝華……二五—二六		



清秋說夢

胡山原



人們總說，二八月的夢最準。爲什麼原故，我不知道。不過假如夢果然會準的話，我想八月的夢一定比二月的夢還要準些，因爲春天人的神志總有些糊塗，秋天便人人神清氣爽了。

夢是什麼，凡是有些科學常識的人都能知道，我們爲什麼還要相信牠呢？

其實我最不相信夢，因此也最沒有夢，我這樣說，無非到了秋天，晚上另有一種清味，聽着蟲聲唧唧，反而睡不着，橫想豎想，就想起了夢這事上去，所以我提起筆來，隨便說說。

不過我的不相信夢，也不自今日始。我在十歲之前就不相信牠。我很記得，我會夢見拾洋錢和銅板，放在枕頭底下，醒過來方知並無一物。我又夢見長毛殺我的頭，我自己看見我的頭滾在瓜田裏，當時我很著急，卻就會在夢中安慰自己，說，這是夢呢

我絕對不迷信，所以不相信夢。從前有一位同事，在某一個早上看見了我，面有憂色，我問他爲什麼，他說，夜夢不祥，所以心裏不舒服。我說，夜夢不祥，你應說破大吉，你倒告訴我聽聽看，也許我會詳給你聽。原來他夢見自己在飛，他以為靈魂已經出竅，或者魂不守舍，恐怕要不久於人世。我聽了着實發笑。

還有，我的祖母每晚睡時，總要說，老頭子，你託一個夢給我，某事應該怎樣，而我的祖父在冥冥中並不託夢給她，即使有，也往往沒有什麼準兒。

我說，我最喜歡玩這個，一躍而過山，一跨而過海，低低的屋宇，繚繞的城垣，都只須一舉足之勞，便可過去，列禦寇之御風，不過如此，孫行者之跟斗雲，略可彷彿，豈不快哉。你不要認爲不祥，你假使喜歡，我可以使你要這夢便有這夢。我將一些理由及方法告訴給他聽了。他先是將信將疑，過了幾天，他就完全

見他，他和她，和一家人都照常生活着，然而一到天明，我們一家還只是五個人：祖母，母親，我的姊姊，妹妹，和我自己。

因此不論牠是苦的夢，樂的夢，合理的夢，荒唐的夢，任何的夢，我一概不信！不過我那時的不信，還是出于直覺，以為夢非真罷了，而夢的成因，還不知道。等到我長大起來，知道了牠的娘家，什麼我也不擺在心上了。

至於我說我最沒有夢，是比較一般人而說的。的確，我年齡越長，我的夢越少，到現在，我差不多完全無夢了。

古人說，至人無夢，難道我是至人麼？不敢不敢，我的無夢，理由是十分簡單的。

我年輕時，不免還有些希望，所以對於前途，時常作着粉紅色的夢。知好色，自然要作着花夢。便是後來，回憶着已往的可以動心的情事，也會做一些悽然或慨然的舊夢。可是我一年一年的過去，我對於什麼名或利，也不存希望，對於什麼前情事，也不去回憶，這些夢就漸漸地少起來，更由少而無了。

我更沒有放不開的事情，更沒有要佔人便宜或竭力防備人的念頭，白天忙忙碌碌，服事着筆硯，上半夜還須這樣忙下去，一直要過了午夜十二點鐘，方才上床睡，叫我拿什麼來作夢呢？疲勞的腦筋，更那裏有工夫來作夢呢？我不是至人，我只是庸人。至人無夢，其實也可以說庸人無夢。拾銅板，怕被長毛殺，撒尿床上，畢竟都是幼年的事情，建功立業，或者夢中相會，畢竟也只是小夥子的幻念，於今是一概都相去得很遠了！四十而不惑，我早已不惑過了，不惑又何得有夢！

日無所思，夜無所夢，便是我無夢的最好解釋。

不過我的日無所思，並非說如豬欄一般，冥頑不靈，吃飽了就睡，連得刀要架到頸上來都沒有思過。反之，我不但是有所思，並且是多所思的，甚至我也的確思到刀要架到頸上來的可能。

只是我思雖在思，我不為思所左右，我高興就思一下，不高興就丟之腦後；我有着自命澈底又澈底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天壓下來我也不會跳起來，當然一個輕渺得很的思，也不能就此一記打翻我，叫我作起夢來。我的日無所思也者，換言之就是日無所滯罷了。

總之，我做了人，人的本份是要盡的，而人的本份呢，我認為是達觀的，快樂的，正當的，建設的，奮勇的，光明的，……在這裏面，沒有做夢的本份，所以我不做夢。

也許有人要為我哀傷罷，以為夢中自有樂地，其樂不下於飛上天，我竟無份，未免可惜。那末我也只可以說，夢外自有樂地，我不需往邯鄲道上，去向盧生乞借枕頭！

只有夢當作一種理想解，我是承認我也有夢的。那就是說我不能無理想，理想，正當的理想，並不違背人生的本份。遠而言之，我理想將來的世界，一定大同，近而言之，我們中華民國一定能夠達到獨立，自由，平等的地步，小而言之，我不久就可以到鄉下去做小學教員，去做土老兒，理想為事實之母，我這樣的說，決不是捏着鼻頭做夢。

還有夢當作象徵解，也有其存立的理由，我抄兩個世界上最古的夢給你們看看，就當作本文的結束：

約瑟對他們說，請聽我所作的夢：我在田裏捆禾稼，我的捆起來站着，你們的捆來圍着我的捆下拜。(舊約創世記第三十七章，第六第七節)

後來他又作了一夢，也告訴他的哥哥們說，看哪，我又作了一夢，夢見太陽，月亮，十一個星，向我下拜。(舊約

創世記第三十七章第九節)
這是以色列人的祖宗約瑟所作的夢。現在我也有着這樣的一個夢：

看哪，我作一夢，夢見太陽，月亮，束斧，向我下拜。請勿怪我要引西洋的夢的典故，學西洋的口吻。假如你喜歡中國的夢的典故，要我談談牠們，我準有一肚子說給你聽，怕你聽聽要頭痛，還是免了罷。

書評

曼 廬

書評之作，於今罕覩，良以能書匪易，知之而能言之尤難也。長夏無俚，偶憶吾鄉容庵老人曾著書評，於近時諸名書家，或褒或貶，遣詞雅馴，評語愜當，爰摘錄數則，以供同賞：

楊峴(藐翁)如飛仙劍俠，遊行虛空，擺脫塵網。

蒲華(作英)如仙壇降靈，雷文雲篆，忽示天機。

楊守敬(隣蘇)如焚餘六經，支離破碎，奇文爛然。

張祖翼(磊庵)如學究解經，極深研幾，味同科舉。

何維樸(詩孫)如老且登場，態度龍鍾，其實年少。

高邕(豐公)如鈴醫醫技，方書未通，已詡聖手。

汪洵(淵若)如京華朝貴，肥腸滿腹，芻豢之姿。

吳昌碩(缶廬)如賣藥道人，亂頭粗服，時露仙氣。

張謇(啻庵)如新婦當戶，舉止矜持，積為幹練。

沈曾植(寐叟)如深山大壑，蛟龍窟宅，莫窮窺眇。

諸宗元(貞長)如公子求仙，託想神霄，未換凡骨。

朱孝臧(彊邨)如大官歸隱，科頭跣足，故作疏放。

譚延闓(組安)如括柏豫章，棟梁之器，枝條雄秀。

于右任(右任)如典午名流，揮塵清談，風流自喜。

馬公愚(冷翁)如渾金璞玉，穆穆溫溫，人知寶貴。

李瑞清(清道人)如塗車芻靈，事事逼真，規模可笑。

曾熙(農冉)如老生常談，布帛菽粟，日用之需。

康有為(更生)如巨君臨御，縻衣高履，自謂姬公。

鄭孝胥(蘇戡)如儒生習武，躍馬彎弓，力矯恇怯。

陸潤庠(鳳石)如吳閭阿儂，登徒一顧，自誇國色。

伊立勳(峻齋)如墓前翁仲，垂紳正笏，生氣索然。

論鼠類的功用

苗生

人們總沒有一個喜歡鼠類的罷！因為鼠類有百害而無一利，簡直是天地間的壞蛋，破壞者，搗亂者，殺人犯（因為傳疫），誰要是喜歡牠們，說牠們有功用，這人如果不是喪心病狂，便一定是和牠們差不多壞的同類！

不過事情奇怪得很，現在的確有人在喜歡鼠類，說牠們有功用。他們舉出了好幾個例子，來作為證明。

第一，從前美國的韋勃斯得，曾經為了一頭出鼠，和他的哥哥大開辯論，說牠無罪，理由既是充足，措詞又很動人，以致那位權充審判官的父親，一陣心酸，眼淚紛紛，下判決釋放那個小東西。

第二，某一處地方，有一個風俗，說年初五用老鼠肉祭了路頭菩薩，一定會很發財，因為路頭菩薩最喜歡吃老鼠肉。

第三，從前一些光梳油頭的娘兒們，大都用老鼠皮來做「油捲」，以為著油於頭髮之用。

第四，雄老鼠據說更為有用，兩粒卵子可以賣給藥材店裏，製成什麼妙藥。

第五，白老鼠會鑽圈，可以給人當玩物。

第六，未開眼的乳鼠，可以放在石臼中搗成肉醬，合成金槍藥。

第七，灰鼠的皮可以製帽子和袍子。

第八，牠們尾把上生了癩子，還可以給潘金蓮當作絕妙的比喻。

他們舉了前例不算，還說，鼠類正和兔類等一般，不論牠們的皮或肉，都有功用，可以替代某某種物品，於是叫大家好好保護牠們，一時政令四出，鄭重將事，尖嘴小醜，大有被封為神的氣概。

我起先有些佩服，以為鼠類的功用，充其量也不過廢物利用罷了，畢竟害多利少，——要致人於死，不是頑的！——那裏可以算是有用的動物呢？然而經他們一說，又經他們一提倡，我也就有些糊塗起來，以為牠們果然有些用場了。

直到最近，我才的確相信牠們有用。

我從人們口頭的傳說，知道我們某幾處地方，到了許多鼠類，大都是渡水而來的水老鼠。牠們雖然給我們不安，致我們於死，卻對我們很為有用。牠們的血，流在我們的地上，成了極好的灌溉品，植物一吸收到牠，便立刻發榮滋長起來。牠們的肉，好一些的就喂給狗吃，狗因此肥頭胖耳，大是好玩，壞一些的，就去在毛廁裏作肥料，據說其效用比了卜內門的肥田粉，不知要好上若干倍。牠們的皮很厚，很堅韌，似乎比了文皮，小牛皮，都要勝過一籌，很可以製作許多皮件；但我們總嫌牠有些鼠臊臭，不用牠，也只將牠向毛廁裏一去，由牠爛掉完事。牠們是有些

茶餘偶憶

查猛濟

毛彥文無恙耶

熊秉三之續絃夫人毛彥文女士，十餘年前，名重一時。女士江山產，長於西子湖畔，依舅父徐融冰居士，徐與毛母非同氣，而慷慨好義，毛氏母女姊妹五六人，一切衣食乃至求學之資，無不由徐取給焉。徐又有內姪朱，學藝冠浙東，尤爲所器重；彥文早歲嘗字人，所聘非其偶，值迎娶，既登輿矣，中途以計遁走，怨曠之懷，未嘗或釋；至是遂由徐說合，與朱訂白首盟。朱富於學而性淳篤，尙儉樸而失之吝，既留美，每年猶以官費所餘餉其母氏；毛則驕奢放逸，慕歐化惟恐不似，服飾舉止，窮極摩登，得風氣先，朱視錢如命，察毛非可與匹，遂毀約，徐巽言曰：「今而後吾於汝二人當有親疎之別矣。」言下意實袒朱，於是毛於徐氏遂負意氣而與絕焉。余初見彥文於杭州鹽務學堂之講經會，蓋偕其舅父融冰居士隨喜而來聽范古農居士講心經幽贊也。時余僅十餘齡，初聞佛法，見此女衣服都麗，姿態綽約，手捧梵典而心若有所思，心異之，而未與交談。「五四」以後，余名稍稍聞於仕女間，毛從友人馮三昧介紹以討論某問題與余書翰相往還，後復謀晤談，遂約敍於小粉牆二十四號，卽徐之故居也，既見而爲數年前同聽心經幽贊之女士，則又大奇。由是余又因彥文而得識其舅父融冰居士與其二子培德、培仁昆仲，培德卽今之戲劇專家徐葆炎也。嗣後余與彥文聚散無常，見則談學論世無倦容，彥文長余殆十齡，嘗以弟畜余，余亦以姊視之。某歲暑假，余在上海，彥文來書，約余至女青年會相敍，是日大風雨雹，人力車翻於地，泥濘沾

異樣的鼠類，所以牠們的功用，也較之平常鼠類有些兩樣。

不過牠們鼠性難改，一時的跳梁猖獗，的確叫人有些頭痛。幸而，老鼠怕貓，總是千古不易的事實。惟其有這些異樣的鼠到來，所以我們也產生了好些異樣的貓來對付牠們，正合了一物一治的話頭。我們有水獺貓，獅子貓，天貓，神貓等。這些鼠很是擔心，時常策策策地求籤，或者抱頭竄去，我想，不久牠們就要絕跡的。

最後，我說，牠們除了那些消極的有用以外，畢竟不是好東西，要不得，無怪貓看見一頭就要咬殺一頭。(完)

贈獎記
夥計

本刊第五期一出版，我就一連忙了好幾個下午，到現在纔得透過氣來，寫這篇報告。

每天下午，從一點到五點，來領文虎和詩謎的獎品的，平均總有三四十個人。

余半身，既入門，彥文出相見，笑不置，彥文二妹曰：「黼文、同文者，自隔樓望余，余遙見二妹掩口狂跳之狀，不勝其忸怩焉。丁卯余返浙江執黨政，彥文訪余於寓次，時與朱已仳離，寒暄畢，即痛述朱之無狀，嗣每相見，必以所遇於朱者為談資，余頗厭之，偶或謂之曰：「曷不易其詞耶？」彥文猶娓娓不憚煩。迨余被通緝，彥文以任浙江省黨部婦女部長聞。余自高麗歸，見彥文於車站，告余以將赴美洲，是時絕口不言朱之無狀矣。此後余與彥文遂成齟齬，當年聞伊與七十老翁熊希齡結婚，固未嘗致儀稱賀，及聞熊死而毛寡，亦無由通問赴唁也。前年見某小報載有一小品，涉及彥文，余僅記二語曰：「面微麻，足半纏，……」餘語尤猥褻，聞毛見之指為葆炎手筆，且欲訴之於官，終以無所據而罷，蓋毛面之微麻，略與交際者或能諗之；至於毛足之半纏，則非與有密切關係或曾相與嬉娛於青梅竹馬之時者，不能悉其底蘊也。余今為釋迦弟子，茶餘偶憶，識之於心，不足，又筆之於書，幾乎成爲「綺語」，罪過甚矣。然余非欲開罪於熊夫人也，「衆生度盡，方證菩提」，是則菩薩之願；衆生之數，逾於恆河沙數，菩薩尙且誓必度之，何況十餘年前與余同聞大法之「善女人」乎？所幸十餘年前爲此「善女人」說心經幽贊之范老居士猶健在，倘彥文以昔年聽「一句一偈」之善根福德因緣，放下一切，回心向佛，則當代呂碧城、張聖徵二「善女人」，不得專美於前矣。彥文固能不忘乃舅融冰先生之教耶？彥文猶有當年皈依佛法之心耶？彥文於此世間更作何感想耶？彥文！彥文！汝豈盡忘之耶？彥文！彥文！汝其無恙耶？

除了請教尊姓大名，或來人自報姓名之外，『這算什麼，無非興趣罷了，』大都如此說。

『對不起得很，一些些的東西，勞駕』假使是很值錢的東西，也許我就叫在大熱天到敝處來。』我說。

『這裏的地方又很難尋，真正抱歉！』我又再三說着。

『爲了興趣，憑你要繞上十七八個灣，我也是要來的，』有的如此說。

『我的確繞上十七八個灣，』有的人果然這樣說，原來他是從北火車站的北浙江路找起的，一路上又走到好幾個唐家弄，直到北浙江路走完時纔找到。

有一位先生，一連投五張明信片，領了五份獎，我說，『你先生怎樣同時有五張明信片的？』

他笑笑說，『理由簡單得很，這一期的「紅茶」，我就買了五本。』

老闖看見了這種情形說，『我害了人了：來者固然出於願意，然而累他們奔波，總是很抱歉的，下次改變辦法罷。』

我說，『老闖，你不但害了別人，也害了我呢，一連幾天，整個下午，累得我身上的汗，濕透了短衫。』

老闖笑笑，就擬定了另外的贈獎辦法，登入了第六期「紅茶」。

唐景耀

明 綠

明季嘉定義民別傳

李成棟奉了滿清貝勒博洛之命，領兵來鎮守吳淞，相近各地的百姓，爲了要雞髮的原故，都對他抱着敵視的態度。不過百姓中的敗類，一看見他來，就去投降，乘此獻媚邀功的，也不乏其人，羅店的吳宏宇，便是其中的一個。

「唐先生，識時務者爲俊傑，我看還是趁早投降了的好呢，」吳宏宇從吳淞回來之後，興匆匆地來勸說他的鄰居秀才唐景耀。

「什麼話！」唐景耀大爲憤怒，登時就斥責着吳宏宇，「堂堂大明的百姓，要去投降韃子！你真不要臉，自己去投降了，還要拖人下水！」

「唐先生，我是一片好意呢，你不要後悔才好啊，」吳宏宇還在獻着他的殷勤。

「廢話少說，滾，滾，滾！」唐景耀決絕地說。

「我和你是幾代鄰居，所以不忍你的大禍臨頭，看死不救，還請你考慮一下。」

「原來我和你是鄰居，現在我和你是敵國。你如果不走，莫怪我無情！」唐景耀聲色俱厲，大有立刻撲殺吳宏宇的意思。

「唉，那末真正不可救藥的了！」吳宏宇走出唐景耀家裏時這樣說。

「你回去告訴李成棟：他也是明朝的將軍，爲什麼要投降韃子？叫他快些反正，免得一朝被王師擒獲，明正典刑。」唐景耀待吳宏宇走出門時，又補充了這幾句話。

吳宏宇去了之後，唐景耀就在鎮外馬橋之南，立了一個大牌，上面用壁窠大字寫着：

諭李成棟
投降免死

他的意思，的確希望李成棟能够重新忠於明室，幹着中興事業。

吳宏宇是一個工於心計的人，他的所以先往吳淞迎降，無非看到天下大勢，已經於新朝有利，想在新朝中作一個新貴；因此他今天受着唐景耀當面的肆言極罵，他並不就對唐景耀發作，只一味敷衍着唐景耀，一則他恐怕自己吃了眼前虧，二則他暗地裏已經另外打定了主意。

原來他來勸唐景耀投降，並不是他對於唐景耀果有什麼愛好之心。只因爲他自己投降了滿清，很想建立了一些功業，以便自己在新朝中造成地位，在地方上造成勢力。他知道，各地都有「俊傑」，他要進行他自己的前程，就只有從他的故鄉羅店入手。

然而他又知道，他自己一個人非但勢孤力弱，不足以成大事，並且素來不理於衆口，要是對大衆有什麼話，準會給大衆所唾罵。他考慮之下，所以就想到了利用唐景耀這一點。他以為唐景耀肯和他合作，他就可以得其所哉了。

唐景耀是羅店鎮上極爲人所佩服的秀才。他爲人非常嚴正，凡是公益的事，他都趕着去做，一毫沒有私心，凡是邪惡之事，他卻嚴厲地排斥着，一毫沒有寬容。他是一鎮一鄉的領袖，也就是嘉定一縣的公正士紳之一。自從南都失陷以後，他早就立意要抵抗滿清，恢復明室，如果大事不成，便以一死相拚。吳宏宇想以區區利祿的觀念，鄰居的情誼，來勸他投降，真是癡心夢想罷了，給他大罵而去，當然是在人人意中的。

吳宏宇回到吳淞，看見了李成棟，便對李成棟說，羅店的人，尤其是秀才唐景耀，罪在不赦，非予以嚴懲不可。

「羅店的人半路截殺我派往太倉的騎兵，果然可惡，定須懲罰他們一下，」李成棟說，「但是你說的唐景耀，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這唐景耀尤其可惡，」吳宏宇說，「他是羅店鎮上的惡霸，專和你老爺作對。他說，他要領着鄉兵，來趕拿你老爺，捉到之後，將你老爺抽筋剝皮，千刀萬剮，爲大明報仇。」

「這還了得，」李成棟果然憤怒起來了，大喊着說，「先將羅店剷平了再打嘉定！」

當下李成棟便發下號令，領着全軍，一早向羅店進發。他們到了馬橋，看見了唐景耀所豎的木牌。

「這就是秀才唐景耀所豎的，」吳宏宇對李成棟說，「可見小的所說的話，句句都是實言，並無半句虛說，此人不除，實在使人難於平氣。」

「好，我自自有道理，」李成棟說。一面叫人將那個木牌拆了。李成棟的兵沒有過橋，羅店鎮內外的鄉兵，早已得到消息，在橋西列陣以待了。李成棟和他的親信裨將，暗暗說了幾句話，就策馬走上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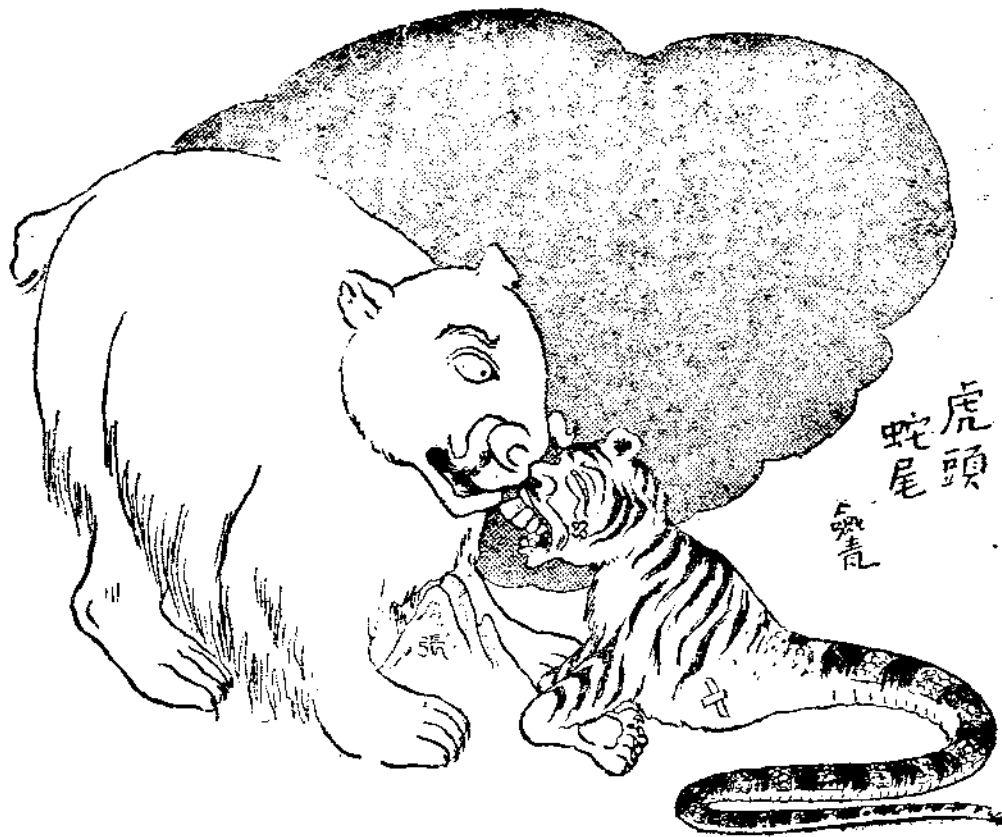
「我李成棟奉命守吳淞，本來和你們羅店沒有一些仇隙，不曉得你們爲什麼上次要截殺我的騎兵，這次又攔着我的路？我現在不過想回到太倉去，並沒有別的事情要到這裏來，請你們放我過去，好不好？我決不來驚動你們一草一木，你們放我過去就是。」

「你們這些東西，那裏好算人，」鄉兵支洪陸文等都對李成棟這樣罵着說，「你們都是豬圈裏的豬，羊牢裏的羊，就要給我們宰殺了，不要再作癡想！」

李成棟看看鄉兵不肯退，並且預計他所派出去的裨將大概已經達到目的地了，就不再和鄉兵敷衍，只領着他的兵殺下橋去。鄉兵並不退讓，兩下裏便在馬橋之西混戰起來。

戰了好久，鄉兵的陣後忽然大亂，弄得大家都無心作戰，只

往後而退去。原來李成棟所派的裨將，已經一路渡過練陂塘，一路渡過荻涇，抄在鄉兵的背後了。



鄉兵第一次退到來龍橋，在那裏抵抗了一陣，還是不能阻止清兵前進，就只好退到鎮裏去。

那時時間還早，鎮上的人正在做買賣，很是熱鬧。一聽見鄉兵退入市中，清兵接踵而至，大家要逃已沒有了路。因為街道狹小，市人很多，一有驚慌，大家爭先恐後，將各街都擠斷了。他們沒有辦法，就都爬上了屋面，由屋上奔走。

清兵一到市中，也是通不過去。他們看見羅店人都在屋上，他們的步兵也就上了屋，趕着殺人。他們東西馳逐，弄得屋瓦亂飛，情形非常混亂。他們的騎兵則在空曠之處包圍着，梭巡着，見人就殺。大多數羅店人都是沒有武器的，自然沒有什麼防禦，被他們殺死了許多。

『唐秀才在那裏？老百姓將他捉來的有賞！』不論步兵馬兵，都這樣一片聲的喊着。

秀才唐培，領着一部分鄉兵，在一處街道中和清兵對殺着。清兵不但有刀槍，還有銃和箭，所以不久，唐培和他的兵，就都給清兵殺死。

『唐秀才已經死了！』有些還在抵抗而沒有死，沒有逃的羅店人，聽見了清兵的呼喊，看見了唐培的被殺，就這樣喊了出來。這唐秀才已死的消息，立刻就傳到了吳宏宇的耳朵裏。他趕到唐培死的地方一看，便說，『不是這個唐秀才，這是唐培。那是另外一個唐秀才，他是唐景耀，』他接着就高喊着說，『捉拿唐景耀！誰捉來的有賞！』

『捉拿唐景耀，誰捉來的有賞！』清兵處處應和着。

羅店人凡是有武器的，都在盡力抵抗着。但是死的死，逃的逃，人數漸漸少起來了。秀才朱霞看見了這個情形，心裏急得不待。他是文弱的書生，不能直接作戰。但是他更不逃走。他想到了了一個法子，來鼓勵大家。他撐着一把小傘，拿了一面鑼，爬到了他自家的屋頂上。他將鑼拼命地敲着，希望羅店人能够集中起來，再和清兵作殊死戰。他的小傘，是準備跳下來時用的。

清兵看見了朱霞，在街上的就向他射箭，在屋上的就向他用槍刺着。他身上受了好幾個傷，就此由屋面跌入了後面的河裏。他沒有完全沈在水中，也沒有立刻就死，整整地喊了一天，罵了一天，方纔完成了他最後的志願，將他的性命報給了大明。

「這是鄉兵首領支家橋，應該格外加倍懲罰，」吳宏宇向李成棟指點着說。

「燒！」李成棟只說了這一個字，立刻支家橋一帶便烈燄飛騰起來。因此這裏的房屋，差不多燒了一個乾淨，被殺死的人，比了別處尤其多，男女共計，竟有一千六百四十餘人，

「捉拿唐景耀，誰捉來有賞！」吳宏宇和清兵還是這樣喊着，而吳宏宇更領着李成棟直向他和唐景耀所住的街上來。

爲什麼到此刻他們還不能捉牢唐景耀呢？原來唐景耀自從將吳宏宇罵走之後，知道清兵不久就要攻來，早就作着準備。他吩咐他的鄉兵，聽他的號令，堅守他所住的街道兩端。同時，他在那街道的兩端，建下了柵門等防禦之物。清兵攻到他這條街上來

，一時就覺得攻不進去。不論在街上或屋上，都攻不進去。

還有呢，吳宏宇和唐景耀是鄰居，兩家的屋宇是彼此緊緊相連着的。清兵看看攻不進去，就想放火，卻給吳宏宇阻止了下來。因爲清兵一放火，當然連他家也就不保了。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更加將抵抗的便利，給予了唐景耀。

「我們戰是死，不戰也是死，」唐景耀激勵着他的鄉兵說，「我們自然只有戰下去，戰到一個人都沒有爲止！」

可是無論唐景耀和他的鄉兵是何等的英勇，防禦是何等的牢固，經過了長久的搏鬥，他們的人只有逐漸少着，他們的力量，也只有逐漸減着。在那一方面，則清兵似乎越殺越多，越殺越有力，因爲別處都已經給他們解決，他們都集中到這一處來了。

清兵在街道兩端逐漸逼攏來，唐景耀的防地便逐漸縮短着。到了最後，他只有幾個人，死守着他家門前的一段。在他們沒有來得及自殺之前，他們就都被清兵捉了起來。這時，羅店鎮上的百姓，死的死了，逃的逃了，除了唐景耀和吳宏宇以及其他與唐景耀同時被擒的幾個人以外，一個也沒有了。吳宏宇和李成棟親自指揮着攻打唐景耀，現在又親自看見了捉牢唐景耀，他們都覺得很滿意。

「哈哈，唐先生，不聽我的話，居然弄到這個地步，現在你想怎樣呢？」吳宏宇笑着對唐景耀說，那時李成棟坐在街心，他侍立在旁，像是審問唐景耀的樣子。

「不要臉的豬狗！奴才的奴才！」唐景耀罵着說，「誰來聽你的話！今天你要殺便殺，要剮便剮，不必多說廢話！」

「我和你有什么仇恨，你要剮我的皮，抽我的筋？」李成棟問着唐景耀。

「你看見我豎的木牌麼？」唐景耀反問着。

「看見的。」李成棟答應說。

「看見就好了，爲什麼你不反正呢？」唐景耀還是反問着。

「這有什麼難懂：方今大明的氣數已盡，天命是在大清，我們自然應該棄暗投明，乘此建功立業，纔是道理。」

「你既不肯反正，那末你這個叛逆是做定的了，要是我捉住了你，自然要將你碎屍萬段，以爲亂臣賊子的警戒。」

「現在你給我捉住了，你想我應該怎樣處置你呢？」

「大不了也將我碎屍萬段罷了。」

「好，將他砍了罷，」李成棟終於這樣命令着。

「且慢」，吳宏宇對李成棟說，「小的還要問他幾句話。」他又面孔一板，對唐景耀說，「唐景耀！平日你的威福也作盡了，今天也該讓我吐吐氣了！你常常說我是小人，而你自鳴是君子，現在畢竟你的君子可以賣幾文錢？我是不要臉的，你是要臉的，你的臉果然比我有價值麼？我倒不信，待我試試看。」說着，他就走上幾步，在唐景耀的臉上打了幾下。

「不要臉的豬狗，奴才的奴才！」唐景耀嘴裏噴着血罵着，

「你私通敵人，賣國求榮，羅店人全是你害死的！你的祖宗必定爲羅店人咒罵得從棺材裏跌出來！你的子孫必定被羅店人唾罵到死無葬身之地。你不要得意，你的報應就在眼前！」

吳宏宇聽得不勝忿怒，就一刀將唐景耀砍翻在地，唐景耀還是激烈地罵着。

「弟兄們，幫我一臂之力，將這畜生碎屍萬段，」吳宏宇向各個清兵說。

清兵一擁而上，亂刀齊下，果然將唐景耀砍成了肉醬。

和唐景耀一同被擒的幾個鄉兵，當然也完成了他們的志願，抵抗清兵而死。

贈惲秋潭

吳我尊

清才晚遇惲秋潭。祝我詩篇敵劍南。滄海橫流有同概。故知不薄老生談。

贈秋潭並示澗石

秋潭病起詩逾健。澗石高談韻轉清。天意未容詞客盡。海濱片土有餘生。

丁香花落暮春天。鴈詠何堪溯昔年。一代梁園賓客散。輸君萬斛

湧文泉。

(秋潭館名 萬斛文泉)

詩價千金錢捧石。象賢有子亦清才。護翁詩附存佳話。六義況聞

親授來。

護翁先生係秋潭尊人著 有墨藝室詩存未付梓



突圍 (續)

丁子霖

(八)

淒黯的天空哭喪着臉，下着崩騰的急雨。這時候正是很早的早晨，路上給幾陣雨水一洗，顯得非常潔淨，但鬼冷冰清，走路的委實很少。路燈還閃爍着幽黯的微光，搖瑟不定地在舞動着，一陣風橫吹過來，一片片急雨狂捲着一逕向他捏緊的傘上倒，張着的傘好像屈服地兀自晃着它底身子。他小心地鼓起了精神踏在冷靜的路上，口中斷續地在歎氣着。他身上祇穿上一件襯衫，腳袴管在淋漓着湯水，這確實使他走路很吃力。他牙齒在寒顫地打抖着，眼睛很模糊的包上幾層淚水，幾乎叫他不能够再辨別那一條是他所應走的路。

太冷了。

歇了一時，雨已經小了一些，他便透過了一口氣轉來，再匆匆迫迫地快速度趕着路程。他頭腦有點昏沈起來：剛才所得的一個惡耗除非是一個夢。

路轉了一個灣，一陣狂風把他吹得搖搖欲墮，連傘也沒有氣力來支撐了。好容易才望見了高聳的洋樓，但他立刻感到恐怖，這座高樓像個魔鬼要攫吞了他，走近一步希望是消滅了一些，他要懷疑了自己的搖顛的步伐。可是他還在祝福着：吉人自有天相！他彷彿走進了靜穆的院門，再踏上了草徑……他又像挺尸樣地把自己推上了石階，忽然一不經心，給不穩的橡膠鞋溜滑了一下，晃的身子就向前一倒，連忙用兩肘拚命地撐着上首的階石，身子幸得沒有滾下去。但傘經這一撲，就打了個

橫，傘骨子便毫不留情地給他臉上劃上一條紫痕。他忍着痛楚爬了起來，便見下面兩個膝蓋和兩個臂部塗遍了泥污，皮膚也擦破了一些。

他硬着頭皮，索性打下了傘蹶到前面，把門一旋，自己跟着嵌了進去。他心上有着兩隻小鹿在撞個不停：總算到了裏面了！受傷着的母親即刻可以現在面前了，很平安罷……向四周望了一望，只見一個着白制服的女看護傲然地從廊下走過，他迎着上去：「密斯！這個……」他很謹慎地把一張紙條授給她。她好像沒辦法地站着了，先不耐煩地打量了他一眼，就皺了皺眉，把紙條接過來隨意看了一下，便高聲浪氣地把手掌反了反說：「在四樓！」這樣眼睛看着鼻子管自走了。

嚶鳴小記

趙景深

記鍾敬文

敬文與我有同樣的嗜好，喜歡研討中國的民間故事。我們第一次的通信，也是這樣開始的。他在北平的京報副刊上談到我所作的徐文長故事與西洋傳說，我便公開的覆了他一封信。後來我到敬文的故鄉海豐去教書，因黎錦明的介紹，我纔與敬文作私人的通信。再以後我回到上海，他在廣州中山大學編民俗週刊，我在上海編文學週報，彼此互相函索稿件，信也就通得愈多了。——這些都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這五年間的事。

直到一九三〇年，敬文預備到杭州去教書，路過上海，我纔與他第一次見面。他似乎喜歡修飾，頭髮總是梳得很光的，愛做出漂亮的舉止，嘴略帶點尖，說話很文雅，低而略柔，這幾點似乎都像孫席珍。但面貌與席珍並不一樣，是一個飽滿的圓臉。身材很長。或許他還帶一點女性的羞澀吧。他的字寫得很小，也纖細得有如作簪花格的衛夫人。

他送我一隻福建的小漆盒，上面漆有人和山水的圖案，這漆盒我至今還保存着，每一動用，就想起我們的小品文作家。

他在杭州民衆教育實驗學校時代所作的幾篇民間故事的論文，用去了很多的力量

他忍着了氣，去找電梯，心裏給塊大磐石壓住了……他望見了鍊柵便把在旁的紐子揪了一下，巴巴地切望着上首的指針，希望它快些移動。但歇了好久它還是指在「六」上，他恨恨地看了一眼，轉過這邊來踏上了樓梯。

他好像一個死犯在被迫着逐漸行近了刑場，混身都感到極大的壓力在壓着他，眼睛已經失掉了光明，在前面祇是一大片黑暗。他暗暗在希冀着：「母親沒有什麼罷，雖然聽說很——兇險。」他不忍再多想一會了，他願意即刻死去，即刻膠住不動；但他急於要看看母親到底是什麼會事。

非常艱難地踏完了三處長長的石梯，四樓了！他鬆了一鬆朝着櫃檯旁走過來，問了個訊，抽出了張紙條。

「再上去一層！」

「？」祇得再向上跑一層，拖了兩隻鉛腳，他意識到這是所外國教會醫院。

「真的到了罷！」當他跨上最後一步石階時，忽然前面發出極大的希望的亮光來

，得到很好的成就。例如田螺精故事、天鵝處女故事以及洪水傳說的處理，都參考了很多的書。有一年秋天，我到西湖去玩，與他一同在陰暗的街燈下走着，穿過冷落的店鋪門前，我低聲的讚美他所做的工作。我說：

「敬文，你的民間故事論文寫得真不錯。你是橫的寫法，我是縱的寫法。我只能以一本書為單位來寫文章，毫無系統，而你卻能以一個故事為單位，旁搜博採的去引證。」

「那裏！你太客氣了！說實話，我們這一條路走的人也太多了。我只感到寂寞。要不是你點燃起我的火來，我怎能繼續寫下去呢。我希望你時常給我鼓勵。」他似乎面上起了紅暈。

說也慚愧，此後他竟拋撇了浙江大學的課務到日本專研中日民間故事的比較，並且在國內的藝風上編輯民俗的專欄，而我在這方面卻已擱筆數年；即使偶然寫一點這方面的論文，似乎更偏向於中國文學史的課題。

爲了民間故事研究的受人漠視，所以他在這方面的成就，世人並不很知道。他的歌謠研究，倒還稍有人注意；但他這方面的功績並不大。倒是他的小品文，近來逐漸的被選家所承認了。阿英編現代十六家小品，選擇極嚴，他也被列了進去；郁達夫選散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也收了他不少的作品。他的荔枝小品、西湖漫拾以及湖上散記我都讀過，後二種都寫的是湖上風光，最後一種還有好多篇提到他與秋子女士的戀愛生活。我曾見過秋子兩次，活潑而且大方，從此敬文大可把他的繁君忘掉，填補這戀愛的創傷了。

他的小品寫得很精細，用力甚多，句法上頗受豐明老人的影響。除了小品以外，他還寫詩，海濱的二月是他的詩集的名字。

迎着他，對他微笑。

他又問了一個不大耐煩的年青的看護婦。

「周林氏，五十四歲，sh！在底層八號！你應當把濕的傘留在外邊！」

「恩！我不會再見到她了，幹嗎一陣一陣和我苦繞着呢？」他很惘然地祇得再回頭走了下來，腳一蹬在水門汀上就像一根刺抽入了腳心……「媽終究……很平安罷，看護可沒說什麼哩——比以前總好了一些——好了一些……」

他很志忑地下樓到了底層，突然眼前墨樣地一點沒有一絲亮光。他端詳着每一室花玻璃上面的阿拉伯字碼，提心吊胆地很苦悶的唸着數字：四號不是，五號也不是，六號，七號？快到了！九號？爲什麼裏面好像沒人似的——天多暗，燈也不開？噢！八號呢？

「那邊什麼？噫！太平間，倒霉！」他吞了口唾沫，神經地昂起頭向前大踏步走去：「噢！五十六號，五十五號，五十四

號……不對了，回頭再看看！」

他回了轉來，再倒數着：「又是九號？又是太平間？呀喲……這裏不是八號嗎？……完了！」

他眼前陡地一昏，昂起的身子突然縮低了半截，他疑心自己有點近視，湊上去瞧，忽然聞到在門口散出來的一些強烈的防衛劑氣味：「呀喲，大禍！八號呀！八號……」

他呆呆地向前凝視了好久，條地就發狂似的衝了進去——裏面陰悽悽地祇掛着一盞燈，沒有一個人，另外在左隅瞧見安放著幾隻長的白漆木牀，在右邊的一隻——上面正擺着用白布包裹好的一堆……他又瘋狂地搶向那邊去，他抵着了氣息，癡癡地直瞧着，只見包裹好的一端微露出一個面孔來。

「……呀喲……媽呀！」他失聲地喊了出來，兩隻腳就一軟，眼前早已變了顏色……跌倒在地上哭叫起來。他反覆地在地……上打滾，手和腳亂闖闖地向中揮劃着。他

已失去了所謂理知，很淒絕地這樣慘哭一會，又匍匐了起來，望望白漆的牀上……淚水和鼻涕塗滿在他底臉上，他再想看看自己的母親呀……

他跪倒在白漆的牀前，用手撫摩着她面孔，忽然感到她鼻孔裏還在透著氣：「唔，沒有……沒有……幹嗎被放到這邊來？……」這樣他有着萬一的希望的心理，他曉得母親還沒有斷氣，仍舊活在世界上……他繼續撫摩了一會：下巴下已經逐漸冷卻，難受的寒氣冰冰地從他底手指間直刺到臂上來，刺到他底全身……他又感到絕望，一定是一定的了……不過鼻孔還是暖着的，他趕緊地把手在自己臉上的淚水和涕液一抹，很悲哀地望了望搖晃在上面的凄寒的電燈光……

他恍惚聽見雷雨的聲音……他依舊很懇切地單純地跪着，不斷的用手按着母親底臉孔，他忽然又怪聲地號哭起來，又……跌倒在地上。

「呀……媽給誰殺死的呀……她不是

在路上給敵人流彈打中頭頸嗎？悲哀……呀，這還是我今天才曉得的呢，呀，喲喲……」

整個的太平間在嘔心地劇烈地旋轉着，電燈都發出慘綠的光線來壓住了他全部身上的神經，耳朵邊虎虎地已經再也不能聽到世界上另外的聲音。他條的又搶立了起來，預備再見見母親：銀灰色的慈祥的髮絲給白布壓住，下巴又給緊繞着，在這白布上面可以望見殷般的紫色的血漬滲透着，一直延到胸前……

母親是很平和地永遠地微閉了眼睛，在眼角間可以看出些些微的憂愁來，口也緊閉着，顯着兩頰的清癯。在平時時候呀，也見慣了她底瘦削的，然而偶而也能見到一些笑意呢。現在她面上顏色是這樣蒼白，簡直在燈光下變得有些青色，她永遠地——不會對她底兒子懺悔地笑了，她底銀髮也永遠這樣沒有色澤沒有光亮了……他看了一會，突然又一次昏眩，又撲的跌倒在地上。

(待續)

亡命草

海曲子

掘壕

掘壕去。齊出力。不怕風吹雨打飢無食。自朝至暮無休息。踴躍豈關軍令嚴。匹夫大義凜有責。跳梁小醜爾何爲。既因我圍爾敢逼。數十萬工曾幾時。三軍靜伏聊如雌。壯士自憐腓生肉。洪濤不作潮來遲。此鄉共信秦可避。金湯之固言非響。一夜國道走龍蛇。調兵主將飛汽車。甲士五百立未穩。崇朝但見血成花。金山一點星星火。日走江南百萬家。

蔣家浜西投宿農家

有身誠大患。有情乃多縈。涕泗忽沾臆。氣塞莫論兵。風雨曾未已。泥淖向前程。所過全無市。鋒鏑皆餘生。競問客何來。日夜何碎訇。爲言敵登陸。共訝失長城。忽忽日云暮。既陰復起霧。歷險筋力疲。如何卽長路。口拙慚干請。況是無親故。扣門問投宿。其言每吞吐。世亂留客難。此意吾所悟。慈祥鄰舍翁。慙慙頻存注。問從何處來。問向何邊去。慷慨忽陳辭。其容聞悲怒。兵甲方未艾。喪亂安可訴。我安能幾時。我衰難行路。會死溝壑中。將如涸轍鮒。言罷復唏噓。煮飯留我住。中宵忽已醒。風大更兼雨。寧免行路憂。從生無衣懼。朝來辭謝翁。更著繩結履。風止雨亦稀。差幸能舉步。澄清會有時。翁名記無誤。

過平望

託命在行路。立足無寬時。西北越平望。我思原無歧。前途一問訊。路翁忽驚疑。我自平望來。平望盡瘡痍。昨日敵機炸。炸聲動二儀。無民但有兵。此路非坦夷。我亦何爲者。吁嗟遘亂離。言謝指迷路。言謝長者慈。舉頭日漸高。急足不敢遲。平望忽在望。市廛何逶迤。沉沉惟死氣。陰森出魅魍。盪空忽有聲。鐵鳥來參差。趨伏在邱隴。若與鬼通辭。少頃亦已過。兔起不顧疲。入市無人聲。華屋頽路基。長巷恍如夜。鬼物翻自疑。戰士曾何有。老者得非欺。越軌方出市。避機撲水湄。野草滋朝露。濕泥無堅皮。小楊援我手。失足不入池。駭目盤空機。低飛若餓鷄。從容繞三匝。去去聞若斯。前路亦云邁。枵腹難忍飢。郵空煙不起。稻實黃自垂。觀此感茫茫。長歎不自知。萬方正多難。丈夫貴得時。賤子本艸莽。一死誰得知。

問訊

問訊俱淒切。沿途聞炸聲。空村不見犬。燒市偶逢兵。河闊欣能渡。程遙喘漸平。翻愁全性命。不勝亂離情。

次杭州

杭州地上之天堂。居人面色何倉皇。白日亭午市聲靜。每見行人木立僵。一聲解警車蠕動。交通有具載籠箱。日夜渡江三萬人。紛紛是恐池魚殃。桃源世上何曾有。我亦無家新流亡。書亭把臂驚相見。謂吳二君待話流離

淚奪眶。漫云情義棄妻子。多因生我有爺娘。預策安全我何有。金湯之固無抵當。力將戰伐正乾坤。攘夷大義千秋存。男兒報國豈爲家。臥薪早覓中華魂。深溝卻道無兵守。一日之間棄千卮。從教戰局東南變。潮迴東海來鯨吞。河山信美多淚痕。嗚呼我年卅一我眼昏。

羶腥塞四海。我死在何時。此地棄民集。常生異國悲。友朋疇慰藉。山水日參差。從道難回首。吞聲夢有知。

小曝書亭遇君藩來鴻

共摸頭顱淚欲盈。難中握手倍關情。紛飛那有安巢鳥。馳突偏看略地兵。世亂從知生命賤。邦危已見室家輕。一杯苦茗重相勞。待話戎機有不平。

決策羣公在。憂勞鬢欲皤。地平胡騎入。天闊敵機多。遠易城城幟。近傳處處魔。更愁聞戰報。聲咽大風歌。

登樓

重道江南賦大哀。登樓那竟酒懷開。雲迷明月三分白。慘說丹心一寸灰。無淚豈關能脫略。有生終意起虬隤。非緣孤客難爲樂。直是何人誤我來。

聞嘉興蘇州先後失守

豕蛇日荐食。戎馬正倉皇。水陸連吳越。兵戈接死亡。射雕竟無手。引虎似聞侵。痛憶蘇嘉路。曾傳是國防。

在途聞邑鎮被焚

得醉翻長慟。論兵我豈差。蒼生未全啞。淚眼竟成花。去去鄉音遠。悠悠乞食嗟。死生迷骨肉。去住共無家。

天意

天意多悲吒。烽煙逼上京。昏鴉啼故樹。孤客望奇兵。未覺全生幸。徒哀鄉夢成。可應無涕淚。千楮說忠精。

繞道寧波抵滬

繞道幾千里。慘慼聊棲遲。流亡得飽暖。結交異昔時。凜寒忽云起。重衾尙不支。痛念卅萬衆。嗷嗷多灾黎。飢腸豈得圓。風雪寧有私。侵陵良未已。百姓日多遺。將軍計不疎。生還定有期。

短氣

百慮非多事。風霜近日寒。竄身天地窄。亡命歲時難。志氣窮愁短。關山日夜殘。宵來漸多飲。豈爲酒悖寬。

廿六年十一月



陸家村的故事

吉·魚·



戰事已經過去好久了；但是陸家村裏，不論男婦老幼，腦筋裏的印象，還是很新鮮。只要得有空暇，三個二個人湊在一起，談起來，總脫不了提及上一回的戰事，而且還帶着很奮興，很悲壯的神情。中年的，都會參預那一會壯烈的大事，自然格外奮興，格外津津樂道。就是一輩小孩子，那時或者還未出世，或者還在娘身邊吃奶，也因聽得慣熟了，湊集起來，能够編排很好聽的戰爭故事，好在他們說錯了，大人們聽得，就會提示或糾正；他們看見人得暇，也自然而然的逗着要講，待一開講，小孩子都圍集攏來，便不期然而然的會越講越高興。其實那經過，在當時很是平常普遍，只因陸家村的人，說陸家村的事，終有特殊情緒罷了。

爲業，所以年壯的不必說，就是老幼婦女，也是爬山健步，身強力強。只爲了那年溪邊築了公路，把那村裏的靜寂空氣打破了，從此居民也漸漸知道村外的事情，但是什麼是國家，那裏是政府，大家還是糊塗。

自從一次飛機——大家都只說是鐵鳥——來了，下了兩個鐵蛋，把溪邊的大樹炸拔了，溪中的小舟炸毀了，他們才知道自己的國家，正和外國打仗，隨後城裏的少爺們小姐們也下鄉來，一說就明白，他們個個都奮臂怒目，決意和那些坐着鐵鳥，把他們的樹木小舟毀損的仇人，不干不休。他們學習了很多方法，掘壕溝，挖地穴；有火器的，把牠擦清加油，多多準備藥彈，天天把飛鳥野狐做靶子，演習演習；其餘大刀棍棒，互相試鬪，因爲他們知道，這些坐鐵鳥的仇人，也許會一天落下地來，要殺害他們的。他們且把幾代不相往來的前村後村的居民，聯絡起來，好真到緊急時，互通消息。

果然，有一天晚上，公路上起了槍聲，前村後村都打起鑼來，他們急急穿着起來，叫婦孺們都往山裏躲去，有武器的一齊跑

陸家村，就在陸家山的脚下，這是他們的祖山，因爲聚居的都是姓陸，便把這座荒山叫順了口，幾代傳下來人家也公認了。那山並不高峻，但延綿起伏，把山後的村落隔絕了；山前溪流縱橫，倒也有些形勢。居民都依山築屋，有些便把樹木結札，蓋些蘆草，也可以避風雨了。全村人口不過數十戶，可是因爲樵山

爲業，所以年壯的不必說，就是老幼婦女，也是爬山健步，身強力強。只爲了那年溪邊築了公路，把那村裏的靜寂空氣打破了，從此居民也漸漸知道村外的事情，但是什麼是國家，那裏是政府，大家還是糊塗。

出村外，守住山口。遠望公路上人頭密集，還有大車的輪聲，越走越近了；那時不知那一個性急的人，竟把烏槍放了一下，只見來人忽然四散了，隨後就有連珠的子彈飛來，他們即刻倒了幾個；執刀棒的，憤不可遏，跳上前去，不到一箭路，都倒了；執火器的狠命放射，但是那來勢兇猛，這兒火力萬萬接不上去，只得伯叔兄弟互相招呼，教往山裏退。就中有幾個不肯退的，給來人捉住了，吊到樹上，用火燒死的，那是後話。來人何時到了村莊，沒人知道，只說婦孺們避到山裏後，初時聽得槍聲，愈來愈密，後來見幾個男人上氣不接下氣的奔進山來，有幾個膽大的爬到山頂上去望望，只見一片火光，映照得上下地通明，便不禁哭起來。這一哭，染傳得真快，不多時，山裏就起了一片哭聲；那便惹動了來人，往山裏亂放槍，還有二三條巨光上下向山裏移照；他們這才嚇住了哭，只是埋怨前村後村，爲什麼不來援。

陸老虎出名飛毛腿溜樹精，大家公推他去探詢，他義不容辭，向祖山的峯頂上爬去；但是一刻光景就回來了，嚇得只是說不出口，到隔了半天，才定了神，說道：「前後村都是一片火光，怕和我們一樣呢！」老虎說到了這話就落下淚來，因爲他還有一個八十歲的老母，只因行動不便，沒有跟着到山裏來，想到這點，怎叫他不傷心呢！

留在村裏的，不僅是老虎的母親，還有別人家的；最可憐的，是阿狗的孀子，她生產還不到三天，那裏能走動呢！她的十歲

的女兒阿毛，也自願留着服侍她。阿狗等着等着終不放心，逼着自己路熟，蹣手蹣腳走出山來；剛剛近村邊，只見火光中，有五六個軍人式樣的，露着下身，圍聚在樹底下，此起彼落，不知幹些什麼事。遠遠靜聽，好像有阿毛的哭叫聲，只是太微弱了，聽不清楚，也決計想不到阿毛會敢和這般兇惡的人在一起！他不敢再上前，只是等待等待，只想望天亮了，這輩兇惡的人會離開村莊。

到得後半夜，忽然山裏湧出大批人來，阿狗一看，也認得一大半是後村的居民，想他們必定從山後爬過山來的，他們都有火器而且還有幾個還掛上了手鎗，這叫阿狗喜慰極了。他連忙奔上去輕輕和黃老公討得一手槍，和他們一起衝出山來，拼命殺上前去。先把樹底下的幾個結果了，細看地下，原來真是阿毛！可憐十歲的小姑娘兒，已經給那幾隻兇猛野獸咬死了。他們東衝西殺，只發現了二十來個仇人，原來大隊已沿公路向西了。天還沒亮，陸家村的居民竟重回了陸家村來；村莊全毀了，但是他們相信，只要打得回來，總有辦法再恢復起來的。

本期封面古畫「兒樂園」作者考證：

羅塞翁，五代人，吳越隱士，官鎮海節度推官，畫筆精妙卓絕。此幅現藏秋水軒主人處。



電話誤

不老

在回答她「這裏沒有陳經理」之後，不就將話筒掛上，耐着心問對方，希望會弄一個明白，免得下次再弄錯。

「佢要打×三七五×呀。」

「那末你的確打錯了，我們是×三一五×。你已打錯過幾次，下次再不要打錯！記好！」

話筒又掛上了。

「我想以後總不會再打來了罷，」陸先生對陸太太說。

到了明晚，陸先生正和一個朋友在談着，談得很起勁，笑一會，說一會，心裏也覺得很高興。陸太太和孩子們也在一旁助興。可是電話一響，陸先生上去接到的，又是那個怪電話。在陸先生發問之後，對方的女人卻說：

「小王，纏打棚哉，謝謝侬好哦？」

「什麼？」陸先生弄得莫名其妙。

「陳經理昨日來說過格，有時俚勿拉浪，電話就由係接，係有意尋佢格開心，阿是？」

滴玲玲……滴玲玲……電話在壁上響着。

正是黃昏時候，樓下沒有別人，就只有陸先生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吸着烟看書。聽見了電話響，就走過去取了話筒接着。

「喂，你要找誰？」

「佢要請陳經理聽電話，」一個年輕女人，在說着軟綿綿的蘇州話。

「這裏沒有陳經理，你打錯了，」說着，陸先生就將話筒掛了上去。

過了幾天，也是黃昏，不過時間要早些，壁上的電話又響了。這時陸太太正在一旁，隨手就接了起來。

「喂，你要找誰？」

「佢要請陳經理聽電話，」還是那人口的蘇州話。

陸太太將手中的話筒一伸，對着陸先生說，「找你呢。」

陸先生將話筒接了過來，還是問：「喂，你要找誰？」那方還是那樣的回答，

陸先生一聽就知道又是前天的老毛病，就說，「這裏沒有陳經理，你又打錯了！」不等對方再有下文，就又將話筒掛上了。

「爲什麼你不和她說話，」陸太太帶着冷笑的態度說，「她又不是第一次打來？」

「她要姓陳的，」陸先生率然說，「你不聽聽明白，只知道經理就以爲是我！」原來陸先生也是一個公司的經理。

又過了幾天，上面的電話，又演到了第三遍。那時時間又早了些，樓下的人很多，連孩子們都還沒有去睡。

「喂，你究竟要打什麼號頭？」陸先生

萬斛文泉詩鈔

惲源秋潭著

江樓晚眺

別有蘭成感。來登王粲樓。雲開孤島朗。潮湧夕陽流。北地臙脂冷。南朝金粉收。可憐無產破。何處覓封侯。

黃昏

煙籠遠樹月微茫。落砌殘英暗送香。獨自登樓看星斗。衝冠怒欲射天狼。

樂府 秋蟲吟

秋蟲吟。秋夜清。夜清蟲鳴鳴不平。咽得秋宵露。訴得秋情苦。秋情雖苦人不知。梧桐月落空相思。空相思。總無益。青樓人。紫塞客。

對雨篇

丹楓似火燒平野。白雨跳珠走秋瓦。枯草欲舒鱗欲起。我似茂陵病渴者。狂風屋捲三重茅。門掩碧苔竹葉敲。飢鳥坐槐學鬼哭。寒風颯颯聲嗷嗷。橫塘冷洗芙蓉老。蝶夢方醒抱香惱。飄燈珠箔隔紅樓。哀怨蕭蕭曲中道。

「……」陸先生呆了竟說不出話來。

「佢總歸要謝謝係格，請係去叫叫陳經理，好哦？」

「哈哈哈哈哈」，陸先生靈機一動，不曉得轉到了什麼有趣的念頭，突然在話筒上大笑了起來。

「佢笑嚟，小王，佢總歸謝謝係末就是哉！」分明有些着急的口氣。

「那末儂那能謝謝阿拉呢？」陸先生對大家扮了一個鬼臉，學着上海話笑着說。

「請係吃酒，好哦？」

「勿要，阿拉一吃就要醉，一醉就要闖窮禍格。」

「格末請係吃大菜，阿好？」

「阿拉吃大菜要割破嘴唇皮格，勿來上儂格當。」

接着對方又提出了好些優惠的條件，陸先生都拒絕了。他的朋友聽不懂，他的太太和小少爺和小姐，卻在一旁幫着笑。

「格末係到底要啥呢？」對方顯然沒有辦法了。

春晝曲

腰似柳枝柔。眉似春山秀。低頭若有思。鴛鴦雙雙綉。綉罷捲珠簾。纖手出羅袖。羅袖天風吹。蘭麝暗香透。最恨落楊花。惱人飛白晝。

望夫石

望夫石。朝暮望夫如人立。夫亦竟不來。妾已心顏摧。顏摧心折向誰訴。苦雨淒風知妾苦。

東閣

東閣徘徊志亦堅。見賢便欲想齊賢。寂沈關命原能悟。哀樂傷人不易蠲。五餌愧安無國策。百年喜有養生篇。深知萬事皆如幻。最是難堪是眼前。

草堂咏懷

日暖草堂情性真。苦吟寄我寂寥身。花宜澹淡成幽趣。竹本高寒絕俗塵。脩到王孫難免餓。未逢鮑叔莫言貧。五陵裘馬爭煊赫。忘卻儒爲席上珍。

言懷

招賢臺館薜花封。何處毛錐可露鋒。鬱鬱高梧棲燕雀。茫茫大澤走蛇龍。飽看白眼搔青髮。欲採黃精訪赤松。自問此身非俗骨。入山石髓定能逢。

『阿拉也勿要啥格別樣，』陸先生飲了笑，老實地說，『就請儂以後勿要再打電話到此地來。阿拉勿是小王，此地也沒有陳經理，儂還是打錯了。』

『小王，』對方沒有待陸先生掛上話筒，就急急地說下去，陸先生只好再聽一會，『係格人真正壞來些。佢從來勿會打錯過號頭，陳經理時常接着佢格電話格。眼眼交陳經理勿拉浪，佢就要尋佢格開心哉。』說到這裏，忽然又換了哀求的口氣，『小王，罪過格，佢是全靠陳經理嚀！俚一日勿來，佢是牽記得來！』

『好哉好哉，』陸先生聽到這裏，還不知是惻然，是憤然，是厭煩的冷然，就連忙結束着說，『阿拉勿打棚哉。老實告訴儂罷，今朝陳經理真格勿拉此地，儂晏歇再來打罷。』

陸先生來不及聽對方的『謝謝係，』就將話筒一掛，頹然地坐了下來，說，『好傢伙，簡直是飛來橫禍，無論如何退不了這個惡鬼！』

竹夫人

無貌傾城莫浪評。歲寒三友早傳名。閒來寄語林和靖。君得梅妻我竹卿。

秋院題壁

紛紛鴉鵲噪林端。院落深沈露作團。守徑黃花爭客澹。燒樓紅葉破秋寒。陶潛真樂誰能領。原憲清貧我自安。閒笑年少同學貴。輕肥猶計沐猴冠。

我尊過齋閒話口占一絕即贈

人間真樂惟知己。肺腑能通語更醇。看劍談詩消永晝。相逢恨不甘年前。

和吳我尊先生午睡偶題

詩人夢裏可還鄉。殘夢飄回已夕陽。澹看悲歡名利事。北窗高臥邁羲皇。

他的朋友問他究竟是什麼一會事，他苦笑。

詳細告訴了他。

「小王，」朋友笑着說，「這是倘來聽福呢，那裏是飛來橫禍！我家一樣有電話，就沒有有人來這樣光顧我。」

「你聽他！」陸太太對陸先生的朋友也笑着說，「我就聽得很明白，她是要找陸經理聽電話！現在他又自稱小王了！」

陸先生聽了這話，只好扁扁嘴作一個

「果然，小王，」朋友益發笑了起來，「事有可疑，連我也不相信這個電話是錯的。」

「那末我沒有別的法子，」陸先生說，「我只好向電話公司去更改這個號碼了；否則隔了幾天來一次，實在吃不消。」

「真的麼？」朋友直跳起來說，「你不要去更改，你的號碼就頂給我罷，頂費多

少，我照付，不缺你一個邊。從前有一「風箏誤」，結成了一部傳奇，說不定後有一「電話誤」，也會留下一些佳話呢！」

可是陸先生的電話號碼，到現在還是×三一五×，不曉得幾時才會更改。據說聽見了這個故事要想頂這個電話號碼的，人數很多，陸先生就要用拍賣的方式，來出頂牠。

你，讀者，假使要頂，趕緊去，免得如現在的房子一般，被人捷足先得。

粉香

寬

來示謂拙稿帶有粉香，其語甚綺。弟初思不得解，嗣憶此稿成後，曾囑一女友贈寫，此友甚懶，置之皮夾中數日，仍以原物交還，香之來源，倘由茲乎？所值得尋味者，弟摺之封之而不覺其香，兄則「開緘即聞」，甚之入 兄之門而香盈 兄室，豈彼香者亦擇人而縱其芬芳護鏡之氣耶？抑弟多年不知「香味」，於彼香者亦失其感覺耶？我知方小姐聞之，必且狂笑不置矣。……

蠶居雜綴

全執華

漕督之萬。亦不欲興起大獄。僅以刺客張汶祥爲海盜復仇上聞。依律凌遲議結。否則丁中丞終將不免矣。繆久居兩江督幕。其言如此。不無可信也。

楹聯趣聞（二）

刺馬異聞

馬新貽之被刺。世人爭傳係張汶祥恨馬奸淫負心。故仗義爲友復仇。惟余幼時所聞于鄉先輩繆藝風先生者。殊異于是。因憶述於次。聊存一說。非欲爲馬辯諱也。

馬之始任兩江也。勤以維俗。儉以勵治。能恪守曾文正遺規。頗爲當軸所推重。惟對於屬員。殊苛刻不稍假借。以是輿情不盡愜。時中丞丁日昌之公子某。年少好弄。每結納豪俠。留連花街柳巷。以爲常。嘗邂逅張汶祥于旅舍。一見訂交。竟爾莫逆。一日。公子邀張飲某妓寮。正酒酣耳熱之際。妓另一稔客至。公子揮之去。客反唇相譏。不稍讓。汶祥怒起與鬪。遽失手斃客。遂釀人命。汶祥欲自承。公子不許曰。汝承抵。必無免。有余父在。余任之。或可未減也。殊不知當時清法嚴。現任職官子弟犯法。父兄且須負縱容罪。迨丁日昌自行請旨發落。奉諭交馬新貽查辦。公子竟論抵。僅日昌未波及耳。時汶祥既愧負至友。且恨馬不情。遂毅然作復仇之舉。其實丁固絲毫不知也。馬被刺後。陝西督學王家璧。侍郎袁保恆等風聞此說。曾以張汶祥係丁中丞主使。以報私恨入告。幸丁主眷隆。欽使鄭尙書敦經。張

張勤果公曜誕時。其母太夫人嘗夢桓侯入室。故勤果亦自謂係翼德轉世。常以自豪。撫魯時。有寒士以楹帖進。紙色斑黯作漏痕。隸法渾樸。似非偽物。上款書「孔明仁兄大人」。下款「雲長弟關羽」。張大喜過望。謂係先二哥手澤也。竟以二千金易之。懸諸廳事中。見者輒掩口葫蘆。亦坦然而爲意。歿後。趙善衫先生輓之曰。「橫海東西。無處不聞齊仲父。大江南北。有人曾夢漢桓侯。」余知勤果死而有知。應許趙爲知己也。

張南皮發解後。嘗大宴賓客。自撰「上巳之前。猶是夫人自稱曰。中秋以後。居然君子不以言。」一聯。懸諸中庭。蓋係歇後「小童舉人」也。其妙處在上下聯均四書中句。

王湘綺之周媽。早年嘗名聞全國。在袁項城稱帝時。周猶爲王持名刺。掛將軍巡按使之門。蓋此時實已老醜不堪矣。惟清末端午橋撫湘。曾見周媽。因撰聯贈湘綺云。「明月應同古玉寶。美人可作妙文看。」則可見周盛年時。固亦一動人尤物也。

近日好作無情對。因思及張南皮與王壬秋宴京師陶然亭。張指「陶然亭」三字令對。王略不思。索曰。「張之洞」。南皮遠眺。見有開溝者。因復以「開臭溝」三字令對。王又應聲曰。「張香濤」。南皮大笑。不以爲忤。後南皮

定京師大學堂章程。過于嚴密。某邸見之笑曰。照這樣子。只好關門。人乃復以「關了門」對「張之洞」。似較對陶然亭。更現成矣。

梁鼎芬嘗任鄂臬。其課吏無一定時日。遇僚屬進謁。雖二三人。亦出題考試。一日。以司馬光命題。使僚屬各作一論。有捐班孫某。固不知史鑑為何物也。因大書司馬光者。漢司馬懿之曾孫。司馬昭之孫也。梁閱之大笑。後鄉試二場點名。挾嫌者作討梁檄。並粘一聯于貢院外曰。「梁本綠毛龜。串通監生監臨。竟使文闈成黑界。端是赤眉賊。可恨胡兒胡鬧。敢將科舉博黃金。」其實端梁均尚愛才好名。不盡然也。

李合肥與張南皮不甚融洽。庚子拳亂。李時往來德將瓦德西之門。張不



爬到岸上去

過客

據科學家說，生物的發祥之地是水裏。牠們在水裏先是游着，後是爬着，一爬再爬，不曉得多少爬，居然爬到了岸上。牠們一到岸上，覺得其樂無比，於是就硬賴在岸上，不肯回到水裏去，一定要受到了危險或驅逐，才連忙逃回去。這樣的生物，最著名的，便是兩棲類的龜，鼈，螃蟹，蜚蟻之類。

有些人也有這個傾向，喜歡從水裏爬到岸上。

似乎並非荒唐的說話：當初亞洲蒙古是一片大海，內中有幾

謂然。因遺書請讓之。合肥語人曰。「香濤做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也。」語聞于張。南皮忿然曰。「少荃議和兩三次。乃以前輩自居乎。」當時謂係天然妙對。

許應駁嘗于奏摺中。牽涉康南海。後南海走海外。許起為閩浙總督。值誕辰。有人撰聯以贈曰。「我夫子早知少正卯。爾小民同歌老復丁。」見者咸嗤之以鼻。

端方督直隸。遇旗員重某字陽谷者晉謁。端拍案喜呼曰。好一個「重陽谷。」與吾「端午橋。」恰是絕妙對仗。遂不次擢用之。（待續）

個小島，上面也有若干居民。他們豔羨着帕米爾高原——那時因為蒙古還是大海，其地並非現在所說的高原——，便時時想由蒙古海而爬上帕米爾大陸。那時我們的祖先，正住在帕米爾，因此和蒙古海的島民，發生了許多次的戰爭。

等到我們較後的祖先，住到了黃河流域，長江以南那時還在海裏，又有許多島上的蠻夷，看着北方陸地上的地廣物富，眼熱得了不得，就又一再向我們搗亂，要想奪地方，搶東西，我們也

和他們拼了許多次，最著名的一仗，便是黃帝殺蚩尤。

現在，長江流域又發生戰事了，其情形正和以往兩次相同，都是一些住在海裏的島民，要想爬到陸地上來。他們的聲勢，似乎很浩大，他們的存心，似乎也很強硬，以爲他們的成功，是有把握的。結果如何，當然要看將來，現在還不能預言。

不過援古證今，卻也是通行的天經地義。蒙古人非但沒有爬上帕米爾，後來蒙古海乾了，卻作了我們旅途上的打尖處所，那時我們正從帕米爾開往黃河流域。到現在，蒙古人就死心塌地，住在沙漠中，再也不想往別地方去。蚩尤的子孫，現在還只好住在山洞裏，連他們原來所有的地方都讓給了我們，原來長江以南，畢竟成了錦繡的江山。現在一般竭力往大陸上爬的島民，其結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不要以爲東海不會乾；第一，蒙古海就會乾；第二，長江以南本在水裏的土地就會顯露出來，這已足夠證明其可能了，而第三，我們的東海岸，的確的確的，每幾年總有幾里沙灘漲起來，將幾千里的東海漲滿，並不是什麼難事。那時，島民無大陸可爬，我們也許又要向別地出發，要在他們的地方上打尖了。

你聽了這話，或者要發笑，以爲即使可能，也總是好久好久以後的事情，渺渺茫茫地，說牠作甚呢。對，這還在好久好久以後，我們可以談，而且我最初的原意，本來也只想談水裏的生物，喜歡爬到岸上去就是了。不曉得怎樣一來，我這頭野馬

就兜了一個大圈子，幾乎忘記了收繩，現在還是言歸正傳罷。

且說龜鼈之類，因爲牠們身上都有利器，可攻可守，爲一般水族所不能及，所以都自以爲是水族中的強者，優秀份子。牠們一到陸地上，只看見田裏的稻，黃澄澄的顆粒，菜，碧油油的葉子，頗爲悅目，爲水中從來所未見過，咬幾口吃吃，其味鮮美無比，爲水中從來所未嘗過，不由得個個心花大開，恣意享受。牠們吃飽之後，又帶些回去；自己吃了，又回去叫了許多同類來吃；吃不了的，就此踏踏咬咬，作踐一下，當作遊戲。牠們以爲這樣的生活，大可過得，所以就打算不回水裏去，反而想把老家都搬到岸上來。

種田的農夫看見了這情形，卻不肯答應。他提了鋤頭，看見烏龜，一鋤頭腦，就將牠的殼敲碎了。鼈和螃蟹之類，更是不費吹灰之力，見一個打殺一個，打得田裏一個也不留。這樣一來，牠們才打消了長住在陸上的念頭。據說，牠們一直只可做兩棲類，永不能成爲陸棲動物，就是爲了農夫打得太厲害。不過牠們賊心不死，一有機會，還是要爬到岸上去。

江陰義民別傳 業已出版

明季忠義叢刊之一（本刊嘉定義民別傳之姊妹作）

胡山原著 世界書局發行 實價四角

牢獄中出入

(續)



(十一)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汪精衛雖然不久以前在革命的高潮中變節了，自絕了革命的生命，為一般革命者所吐棄；但是，他少年時刺攝政王的英勇的事蹟，卻仍不可抹殺的，正像上面的一首詩，使人讀了感奮，尤其是我們的處境正和他那時情形不相上下；而我，已被宣判了死刑的我，正等待着執行，憶起那首詩，使我增加了許多勇氣。

四點鐘，很快的是四點鐘的時候了，槍斃，不知這是一種如何的滋味，這滋味也是沒法想像；然而，一個革命者對於死是沒有什麼懼怕的；所以，我到了那緊急

的時候，不獨處之泰然，反而興奮起來，和伙伴們攀談，笑容也不時浮現，因為，我們大家認定這樣的死是光榮的，是一個革命者的光榮的歸宿。

到了預示的執行的時間，不再去留心時間了，伙伴們，也要減少我死前的剎那的感覺，所以和我不斷的談着，我們要在不經意中等待他們來把我提去執行。然而，時間並不停留，四點鐘，四點一刻，四點半，甚至到五點鐘了，還不見他們來提我，這使大家驚奇起來，懷疑他們為什麼不准時執行？但，也許，他們這班傢伙是不知道遵守時間的，他們也沒有定見，要怎麼幹便怎麼幹，要什麼時候幹便什麼時候幹，也許他們到六點鐘來提我，也許等到晚上也說不定。

四點鐘，那是一個緊張的時期，那是使我興奮得忘掉了一切，只等待着光榮的死；然而，到了五點鐘，緊張的空氣漸漸鬆弛了，伙伴們的話也逐漸減少了，我的興奮也減低下來，我沸着的血也漸漸靜止下來，反而使我有時轉入了沉思，望望那我整理了託付的「遺物」，有時一陣暗影撲上我的心頭，使我恢復了苦痛的感覺。

苦痛雖然好比一條毒蛇，牠找到了我的心，在我的心頭一口緊緊地咬住了；但是，我是能忍耐的，我並不因此而有苦痛的表情，決不低能的流出眼淚來；我的態度依然坦然，至多在伙伴們沒有話的時候，我一個人靜默的沉思。

還不到六點鐘的時候，晚飯開來了，伙伴們勸我吃，我便也吃，因為我不會想

不吃，吃過飯洗臉，我也並不因為馬上要死去而忽略這平凡的動作。

(十一)

興奮到極點時，忘記了一切；等到興奮過去時，感到了苦痛；但苦痛了一陣，淡漠的恢復到平時一般的平靜了。

每晚有好睡的我，這一晚睡得特別好；第二天醒來，美麗的陽光已經在向我微笑了。

門外有什麼動靜，以為是他們來提我了，但是，到八點鐘的時候，還始終不見他們來提，這使大家猜不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他們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不過，我們知道，他們大多數執行都在夜間，雖是白天把人提出去了，不一定馬上便執行，也許他們審問，也許把判定槍斃的人關在一處，等待夜間去總執行；所以，在這囚室裏，我們往往睡得很早，但今晚，爲了我底被判的死刑還未執行，使大家不早睡，等待着最後的動靜。在寂寞裏，聽着心房的跳動，把一秒一秒的時間挨過去。

還是這一間囚室，還是這一批伙伴；摸摸我自己的頭顱，還是完整的，我並不是在做夢，覺得我的確還是活在人間。

九點鐘了，精神有些疲倦，我便和衣而睡；不再去留心他們來提我的事。如果他們來提，他們會打醒我的；否則我願意在睡夢中忘卻這人世間的一切。

昨天，昨天不是我被宣判了死刑的日期嗎？然而昨天已過去了；回想昨天的情形，簡直好比做了一場惡夢。

漱洗過休息下來，伙伴們和我談起來，大家以爲這是我的幸運，能挨過了昨天了，因爲，他們昨天的不來執行，一定有

起來，和伙伴們先後起來；漱口，洗臉，這慣常的工作，然而這一天覺得有些異樣，因爲在昨天再想不到今天還能活着過這生活的了。伙伴們的眼光，不也有些異樣嗎？他們似乎在驚奇我這該已死去了的死刑犯，怎麼還擠在他們的陣裏。

漱洗過休息下來，伙伴們和我談起來，大家以爲這是我的幸運，能挨過了昨天了，因爲，他們昨天的不來執行，一定有

從清晨到中午，從中午到傍晚，從傍晚到黑夜，一天的時間過去了。

一天，一天過去了又是一天，又是一天，幾天的時間很容易過了，而對於我死刑的被宣判，漸漸地淡漠了，簡直漸漸地使我忘懷了。

一個星期的日子也很容易的過去，在某一天的下午，囚室的門鎖響處，知道他

們又來提人了，但當他們沒有開口以前，誰都不能預知他們來提誰，所以大家只能提心的等待着，等待着他們的開口。

「葉山！」

「噫！」我應了一聲。奇怪，怎麼他們又來提我呢？莫不是……然而，我一時無法推測，只能順馴地應聲走過去。

如果是他們提兩個人呢？一定的，喊了一個人的名字，當一個人正在走過去的時候，一定接着喊第二個人的名字，然而，今天不，當我走過去時，他們等待着望我，而當我走到他們面前時，那位喊名字的排長望了我一眼，接着問：

「你是葉山嗎？」

「是！」我機械地又應了一聲。

「把你的東西去拿了！」

他這命令，使我莫明其妙，不知為什麼要我拿起我的東西？同時，我沒有什麼東西，那些零零碎碎的雜物，也不知拿了什麼纔好；但我下意識地，我順手只去拿了一件因天氣熱而不穿了的絨縐衫。

「沒有其他東西了嗎？」

「哦！」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走出囚室，我跟他們走，情形和以前差不多嚴重，一般的幾個武裝者，背上背着大刀，手裏執着待放的盒子炮，在我四圍；但，所差的，就是沒有一個人來一手揪住我的衣領。

我跟着他們緩步的走，然而我的思潮卻是緊急的湧着，我不便問他們將把我如何處置。我的猜測，我自己也不能肯定下來；我想：他們或許會再度嚴厲的審問我，加我毒刑，逼我口供，但何必叫我拿我的東西呢？我又想：他們今天再問了我一次，以便執行上次已經宣告了的死刑，但為何要叫我拿東西走呢？我更想：以前是有過例的，他們曾把我們的伙伴移解到漕河涇的「模範」監獄裏去收押，聽說到了那裏，才知道已經被判了十年或十五年的長期徒刑，也許我今天也是被移解漕河涇去收押的，但又不知道要押多少年？想着，想着，我的腦海雜亂的起伏着，

終於到達了審判的地方了。

踏上石級，望着那威嚴的刑庭，審判官，大刀隊，盒子炮，便衣者，我默然，不敢逼視的默然的走到刑案前，向審判官鞠了躬，默默的等候着無可推測的處置。

「你叫什麼名字？」

沉寂了好一回，終於審判官普通的問案前詞衝破了這肅靜的空氣。

「我叫葉山。」

我輕低的答覆他所問的姓名，年歲，藉貫等照例的問話。

又沉寂了一回，經他翻閱了許多案卷以後，他把案卷合攏了，抬頭望着我，向我說：

「現在的青年，都要能安份守己，×黨是亂黨，是……年輕的人千萬不要去上當，……」

我想不到，審判官並不審訊我而給我「訓話」，我順着他的話，不問是否正確的諦聽着：

「我們很愛護青年的，你出去以後，

應該安份守己的去做事。」

真出乎意料之外，原來他們要釋放我了，不禁心裏浮起了笑意，但是我忍着，不使這笑意浮上我的臉。當我聽完了「訓話」，我便給他們一個答覆：

「我一向是安份守己的，謝謝法官給我這一番教訓，今後一定當更安份守己。」接着我便鞠了一下躬。

排長，因為過去我們時常見面，雖然

他不一定知道我們的名字，但面孔都是熟悉的；當他引我出法庭時，他向我說恭喜一類的好話，我也表示對他的感謝，今後還要特地來謝謝他。

走到廣場上，他叫我走好了，但是我覺得這出去也許會被阻的，因為門禁那樣的森嚴，大門口來往的，站崗的，有着

好多個武裝者，他們也許以為我是「逃犯」

而把我阻住，于是我要求他把我送出大門，以便不受阻止。他答應了，我們走着，然而，當將到大門時，我望見了我的父親，他已經等候在那裏呀！恍如隔世的見到了我以為不能再重見的我的父親，我覺得重見了光明！

(待續)

別矣西瓜

老 熙

愛吃西瓜的我，今年卻和西瓜絕緣了。

在夏季初臨的當兒；便想念着西瓜，——「今年的西瓜，祇怕要少了，不能暢快的吃了；價錢一定很貴；」心中盡是這樣的想。

以為祇是少吃罷了，既是愛好西瓜的，就是價貴，何妨拚一下，少吃一點，總不致於沒得吃。

「老虎黃西瓜！」——聲浪是在街頭巷

底傳來了。我有一個脾氣，不愛吃老虎黃

，愛吃雪飄蝴蝶子。我老是覺得老虎黃有點子氣味，不是西瓜的正宗。所以枕頭瓜，浜瓜，我都不大歡迎。沒有雪飄，就降格以求罷。那知道價貴還可一拚，瓜不好，卻不如不吃。我愛吃西瓜，是愛吃好的西瓜。

於是便蹉跎下來了。雪飄西瓜的全盛時期過去了，祇有希望入秋以後的枕頭瓜。也許有得來罷？那是菱湖一帶產生的。可

是街頭巷底，連老虎黃的聲音也沒有了。

今年是和西瓜絕緣了！

孤島，——那還不算亡國。西瓜不吃

，不成問題，但是西瓜並不是寶貴希罕東西，所以沒得吃，不是出產的少，便是來路困難！兩個原因，也許都是有的。西瓜既然出產得少，那麼，必要的糧食，當然也少了！我們孤島上人的吃的問題嚴重了！西瓜來路困難，那麼，必要的糧食和其他東西，當然也困難了！我們孤島上人吃的和吃以外的問題嚴重了！

我們是不是有亡國之痛呢？

別矣西瓜！痛哉形同亡國！



棉襖 (續)

哀樂

三妹從樓上下來，聽到了她姊姊的話，也就勸住我：『是的，你應該留在這裏。大姊肚子痛了，說不定今天就會分娩，一切的事情，正要你照料。』

我還以為妻的肚子痛，不一定要分娩的預示。正要說話出門的時候，一個巨大的砲聲，卻把大家驚住了，孩子們原聚在牆角裏玩軍棋，這時也都慌得失色地奔了過來。

『哪，就是這許多孩子也要你照料啊！』三妹打破了恐怖的空氣，『倘說你以為身為公務人員，非照常去辦公，不足以表示愛國的精神。但是一個丈夫看護他的妻子產下孩子，以為將來報國之用，這一種任務，也不能說是沒有意識的吧！』

我被三妹的勸說所征服了，我終于守在將分娩的妻子身邊，待完成很有意識的任務。

妻的肚子加緊疼痛起來，經驗告訴我，她一定就要分娩。

三妹幫同我把產婦臨磨的一切都準備舒齊。妻自己也覺得孩子就要下來了，叫我打電話去請產科醫生。醫生在進門時，就望着我們吁了一口氣說：『好險！外面滿街都是逃難的人；滿天都

是高射炮的流彈！』

妻躺在床上，卻停止了因疼痛而發出的哼聲，望醫生問，『究竟打得怎麼樣了？』

『很順利，我軍大勝，××已向虹口一帶敗退！各報館都出號外，滿街是一片捷報！』醫生興奮地笑，一面打開了大提籠，把雪白的特製外套穿上。

妻聽了，微微笑，似乎忘了她肚子的劇痛；三妹和我也欣慰地笑；女傭們和女看護也面有得色。——大家似乎都忘了有個孩子急待出世這一回事。

下午三時正，孩子終於掙扎地出了他母親的肚子。樓外雖然緊奏著槍砲的交響曲，卻掩不了孩子雄偉的啼聲。

『恭喜！是一位中國的男兒！』醫生把孩子放在白磁盆里洗着，滿臉堆笑地說。

『嘎，是男的吗！』妻振作著疲乏的精神，含笑地，用散漫的目光，斜睨着新的小生命。

『是的，我們又多一個殺×的英雄了！』醫生把孩子的襁褓包扎舒齊，抱給我說。

我心中也覺到無限欣慰，無限光榮，無限驕傲，不禁在這新的小生命底紅色額頭吻了一下。

三妹和醫生女看護們都高興地笑了。

× × × × ×

十四日清晨，砲聲把我從床上震了醒來，懷着滿腔的興奮，匆匆地到了辦公機關。雖然時鐘的針遠指着七點三刻，但同事們已慌張地聚滿了我的辦公室。他們已一天沒有見我了。這時一見到了我，便大家齊聲問：『怎麼？太太分娩了嗎？』

我把妻產了個男孩的事告訴了他們。他們之中的樓君，便對我拱拱手說，『恭喜了！還是你有成績，總算替國家產生了一個擗槍的份子！』

我把機關裏應取的非常步驟等等，向樓探問。樓告訴我：『局長是七點鐘到這裏的。但現在，他早已打道回府去了；因為有幾個對方兵艦上的高射砲聲，使他再不能坐在辦公檯上，用大腿來彈義勇軍進行曲。』

道貌岸然的劉髯，雖然起初是靜默在一旁，這時，卻用右掌持着灰白的長髯，仰面擁鼻，裝成個貓臉，呵哈地笑道：『老陳，你那位新出世的公子，叫什麼名字？』

『名字嗎？』我回過頭來瞧定劉髯，『想是想過了，但還沒有取定。』

樓卻打開了捲菸盒，把捲菸分送在我們手邊。我將菸在寫字檯上打了幾下，使菸絲結實了些，正想再說話時，外面高射砲的聲音，如同擗鼓般地，冰冰蓬蓬的亂響了。

我們只得靜默下來，擦着燐寸抽烟。

等到高射砲聲稍為稀疏的時候，我才把行將吸完的菸，用力

擗入痰盂，慷慨說道：『爲了這刺人耳鼓的聲浪，所以我一定要把我底新出世的孩子，取個有意義的名字！』

『但是，』樓用拳打着寫字檯，檯上的茶具和文房四寶，都一齊微跳了一下，『大時代已降臨在我們之前，非僅孩子們，就是我們行將中年的人，誰可不立刻覺悟，不去幹有意義的事！』

『我也在這樣想，雖然我已是老了！』劉髯的語聲十分顫動，兩眼裏閃出了淚光，『但是，老陳你底孩子究竟取了個什麼名字？』

『抗戰！抗戰！我就把他叫做抗美吧！』我怒吼似的說。

『唉！應該叫他抗×，怎麼要叫他抗美呢？』樓責備似的說。

『呵！』我不禁失笑了，『你誤會了！原來我底孩子們，都是叫善×，字×美，號×堂的。』

外面鎗砲和飛機的聲浪，重復劇烈起來。同事們大都戴着慌張的臉孔，急遽地從我的辦公室取道而過；但我們並不因之而中止談論，僅僅瞥投了他們幾眼。

『好吧？』我忽有所悟的說：『抗美這一個名字還不很佳！抗

者，抵抗而已！我如今要把我底孩子叫做善兢，字克美，號服堂！意思是希望他將來能把敵人兢兢業業地克而服之，不僅抵抗而已，豈不偉哉！』

『好極了！』樓劉兩君不約而同的贊歎，多分是激昂的調子。

(待續)



冷香館浪墨

杜伯超

顧思明才思敏捷

常州張君蒼甄。長淮安縣政時。會縣立中學校。舉行畢業典禮。請張君訓話。張君曉以讀書之道。教育局長牛萬青君。則演講如何做人。既竣。張君復約淮人顧君思明。登壇演講。時顧君方以訓育主任代掌校政。顧君既長文學。復擅口才。謂讀書與做人之道。均經二公闡發無遺。惟恐難於記憶。敢撰成一聯。聊供諸君歸後。銘諸座右。備忘之需。其聯如下。一讀書求熟求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一做人毋欺毋詐。大處留意。小處當心。其才思敏捷若斯。聞者罔不嘆服。而韶華荏苒。轉瞬間。裘葛四更。回首前塵。似尙歷歷如在目前也。

淮城湯包

滬濱避難。偶爲戚人所約。至綠楊邨進早點。見點心單中。亦有所謂淮城湯包者。觸動舊懷。爰拉雜述淮安之湯包。蓋予今春甫自淮避難來滬。淮城固予舊游之地也。

湯包爲淮城麵點中之特產。而首先發明者。厥維河下鎮之文樓。故淮人凡欲啖湯包者。非遠詣文樓不可。文樓主者。業此已四世。蓋歷百有餘年矣。用能以精製湯包享盛名。予兩度從政淮安。每歲秋冬之間。必飽嘗此種風味焉。

河下爲淮安之一巨鎮。距淮城北郭外里許。往昔鹽務發達。河下曾盛極一時。自鹽業失敗。乃一落千丈。迥非昔比。文樓在鎮之花巷。小樓四楹。室殊湫隘。不事裝璜。始一舊式之點心肆耳。湯包製殊奇特。其大無比。直徑約二寸許。皮極薄。充滿湯汁。與蘇滬等埠有名無實之小湯包不同。惟每歲僅製售一季。蟹登場上市。蟹盡

則止。向例大概在夏歷七月望後。即開始製售。而以秋高蟹肥時尤佳。

現在淮城能製湯包者。並不僅文樓。若河下之宴樂園。城中之萬來園。及金德園等各餐館。其仿製之技藝。似亦並不弱於文樓。惟淮人心理。弗啖湯包則已。苟欲啖湯包。必需特至河下之文樓。故每屆秋後。恆聯袂出城。至文樓大啖湯包。緣非此不足以快朵頤也。

予首次至淮。在民國二十二年春暮。翌年夏旋常。二十四年春。復舊地重遊。而湯包價仍如昔。普通製者。每枚銅圓十枚。或十二枚。加蟹特製者。則銅元十六枚。或十八枚。最妙剝蟹成餡。攜往特製。則其味益無窮矣。

湯包雖滿包盡汁。惜油膩過濃厚。予至多僅能啖四五枚。淮人啖此量最巨者。聞每次能盡十二枚之多。既啖湯包。例再佐以湯麵餃或燒賣。令人爲之咋舌。予常自愧弗如。文樓於湯包等外。並備餚饌。可供佐酒之需。惟僅有滷肉或漲蛋等三五味耳。

樓主陳氏嘗告予。近因農村經濟破產。商場不景氣。社會金融恐慌。區區湯包一業。亦竟同

被影響。往歲每屆湯包上市。晨間食客。恆滿坑滿谷。座無隙地。後至者往往無從問津。現在則僅得往昔之半。言次。似不勝感慨。商場蕭條。各

業皆然。又豈僅湯包一項而已哉。江南淪陷。淮北一隅。幸而河山如舊。現在新秋既屆。無腸公子。橫行道上。湯包例當登市。惟該邑自兩月前。

城市慘遭轟炸後。淮人紛紛出避。特不知近況如何。尙有此遠赴文樓飽啖湯包之雅興否。撫今思昔。不禁感慨系之。

(完)



另外一些大老闆們

白雲天



—— 歷變中的閒想之二 ——

曾經有一個時候，雖然在砲火的威脅下面，大老闆們爲保持他們在戰區中的產業起見，還是非要使工友們努力加工不可。

「這當然有他們大老闆的「苦心」，後來形勢格外緊張了，似乎不能「挽回」了，他們就在安全區域裏考慮一下，「不動產」是沒有方法的，固定而能夠動的總得設法避免無謂犧牲。這很便利，在那裏的工友們可以効勞一下，火速在短時期內把螺絲釘拆下來，移到租界上來再說。至於幾十個人呢，人是更活動的，萬一在緊要的時候，

不好溜嗎？但這似乎超出了他們底「考慮」之外，以後幾千個工友無路可逃，祇得挺死，最後呢，還是給慈善機關想了法子運送出來，然而據說中間已經隔了很長的時期了。

「×××」的砲火劃成了分野，好似把他們底產業都毀光了，但他們還很安樂地在這孤島上生活着——同時機器依舊在發着光。國軍退出上海了，砲火的聲響沒有了，於是再考慮一下：應該把過去的一部分恢復過來，當然因爲客觀環境的限制，祇能試試看，孤島是太寂寞了。

而好些工友難民在這上海還是多餘的

，他們爲什麼不給政府移殖到內地去呢？這無論如何要明白這裏是個孤島，人可以這樣多嗎？況且雖然恢復一部份，而我們民族資本家×××後的犧牲確確實實比誰都嚴重，這樣，工友們大家要上工並且有什麼「輪流」「維持費」呀之類的非分要求，實在太不顧到現在的非常時期的艱難。

譬如請求購買外匯，「數目」不妨多些，「門路」還須粗些，怕它不被通過嗎？確確實實是「必要」的，並非是「逃避」呀。然而內心正是非常苦悶的，就非要發洩一下不可，在這孤島上：跳舞廳，溜冰場，游泳池，花園，以至「請撥電話×××××，×小姐」的新興玩意兒確實是很多，他們都是為了一班苦悶者的發洩而出發。

所以大老闆們當然須要調劑一下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無疑地是爲了整個中國企業的前途：如何想法把產業……把孤島弄得繁盛……把……「賤人呀賤人」「愛人呀愛人」，這是刺激，刺激以後才有辦法，懂嗎？

偶然有興致，跳舞廳，游泳池，花園……雖然範圍是太小了，也未嘗不可以投資略爲用用武，算「聊慰寂寞而已」。其實外國先進的大老闆也是這樣：正常的產業到了盡頭的時候，娛樂事業確是更好的獲利的投資部門，而且可還是「等待」的一種方法，時機到來的時候，自有辦法。

果然等待了一下，想一想之後，在戰區裏幸而未遭燬損的自己的產業給人家拿去了是多麼可惜的，「竟是誰家之天下？」於是派和文秘書去「交涉」，而對方面也會得到這裏來「說項」「要求」的：利權庶幾不至「完全」外溢，結果至少是「平分秋色」，「交涉」「說項」「要求」勝利萬歲！

苦悶的心又磅礴地活躍起來了。

但是又有一種恐怖瀰漫在「安全區域」地帶了，手榴彈爲什麼接連不斷呢？國軍退出以後好久沒有這樣聽見過，可恨這種爆裂的聲音聽了並不使人快活，固不同於爽快地收復孤島也，反正，那收復不是很「好嗎？」

然而也有折衷的辦法：等到手榴彈將要攆到汽車燈前的時候，本人溜之大吉，暫往香港休養可也，恐怖云乎哉！有些人說香港也有變成孤島的麻煩，德國進攻捷克的時候，××不要扼斷中國抗戰軍械來源的咽喉地嗎？但是請想想英國難道果真是「妥協」下去嗎？英王游法正是和平陣線

的加強，不會的！呢？

英國人是很有意思的，他們尙且喜歡幫助「有錢的猶太人」；誰懷疑大不列顛的，誰就是破壞統一戰線！

但是孤島上的大老闆們有時候的苦悶稍和有錢的猶太人不同，他們也會讀過「抗戰建國綱領」：「戊·(十七)經濟建設：實行計劃經濟，獎勵海內外人民投資擴大戰時生產；(十八)努力發展農村經濟獎勵合作……(十九)開發鑛產，樹立重工業的基礎，鼓勵輕工業的經營，發展各地之手工業……己·發動全國民衆……使有錢的出錢，有力者出力，爲爭取民族解放之抗戰動員……」

話是不错的，可是叫我們到那裏去呢，引擎又太重，轟炸又厲害，單做「子夜」裏的會滄海熟知於本地私煙燈和私娼戶頭有多少的資格還沒有呢，我們高興嗎？

大老闆們就決意把孤島表面上扭捏一番，聊以安慰寂寞的心頭。

(完)

論翻譯莎士比亞(續)

邢光祖

是「求其能達原意」，這一點我相信梁先生確實做到了，但是這是一箇錯失，莎士比亞的翻譯是要將莎士比亞的內在的神韻傳達出來，使讀者相信這是莎士比亞(至少像莎士比亞)；這種內在的神韻比字面的意義要緊得何止百倍！實在這種字面的意義，恕我用梁先生自己的話，祇要「肯多翻字典，多參於註釋，自然可以相當的進步。」至於內在的神韻，那末，非具有莎士比亞一般的才氣不能辦到。這樣說來，梁先生的翻譯，真是一種大膽的嘗試，他對於「莎士比亞的文字」的確是內行的，但是對於「莎士比亞的神韻」還祇是一個 *Moron*，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梁先生的原意在達意而不在傳神，如果因為他不能「傳神」而抹煞他「達意」的長處，這好比是緣木而求魚了。

在詩刊刊號八十一頁上，梁先生曾經說過：「我一向以為新文學運動的最大原因，便是外國文學的影響；新詩實際就是中文寫的外國詩。」梁先生現在在譯這是梁先生偏見的例子。

紅 茶 (文藝半月刊) 第七期 論翻譯莎士比亞

【英詩中之「百韻詩」是英國文學的寶貴的遺產點；最初運用這種詩體的是在亨利第八時代 Earl of Surrey 所譯的 *Vergil's Aeneid* 片斷，結果便成依里沙伯女王時代最風行一時的詩體。靠了這種「百韻詩」的體裁，Marlowe 唱出

Was this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And hurst the topless towers of Hithum?

那樣「有力的句子」，靠了這種詩體，莎士比亞作成他那偉大的劇詩，密爾頓唱成他那哀怨美麗的失樂園。梁先生在新月雜誌第三卷第十期有一篇題目「論詩的大小長短」的文章裏說：「最偉大的作品必定有相當的長度，長篇的作品不一定是偉大的，可是偉大的作品沒有篇幅很短的。」我們既然認清在這時代，「小詩作家如今也不能再寫更小的詩了，」那末，我們應該來提倡寫幾首篇幅較廣，有相當長度的詩，來開拓我們的詩園。所以我們以為(真如梁先生所說的)：「翻譯正好是一個試驗的機會，可以試驗本國的文字究竟能否創為一種新的詩體，和另一種文字的某一詩體相彷彿。」(見圖書評論二卷二期三己去領會：)

我以為合我們理想的莎士比亞的翻譯，倒是徐志摩先生的羅密歐和朱麗葉的節譯和孫大雨先生的李亞王和哈姆雷特的節譯。徐先生的節譯，先刊載在新月雜誌四卷一期，後收入雲遊詩集。他的譯法，並說採用「百韻詩」的 *iambic pentameter*，他好像做他的我等候你一詩(見猛虎集，不一首)一般，運用一種自然的「內在的節奏」(Internal rhythm) 譯成的，所節他的譯詩跟原作一般的自然，一般的美，我現在不妨摘取幾行下來，讓讀者與詩體相彷彿。」(見圖書評論二卷二期三己去領會：)



仙霞社之前後

(六)

半部主人

由紙上之文字，進而爲口頭之歌曲，固需相當時期；由口頭之歌曲，進而爲場上之戲劇，尤需相當時期。是故，所中諸生，初次弄粉調朱，袍笏登場，計自入所以來，已二三年矣。

民國十三年，某月某日，張紫東家有喜事，所中已能鑿演者，均應召而往。其節目有沈南生之三擋，張傳芳，劉傳蘅，徐傳，漆之胖姑等。雖難爲出谷，新聲猶澀，而黃庭初寫，抑亦恰到好處。此爲諸生第一次之堂會，大堪紀念。後此不久，張家某公子彌月，有湯餅之會，應召者又若干人。惟此次爲清唱，與前不同，劇目則有張傳芳之絮閣等。

某月某日，上海笑舞臺又有崑劇大會，所中能正式上場者，全體蒞止，蓋已造成班底，足供調遣矣。住孤兒院，邵傳鏞，熊傳華等，返其故居，尋其舊好，無不歡然大樂，語娓娓不倦，爲言初抵蘇時，痛哭如遭流徙，聞者皆失笑。票友俞振飛，於此次會中，巋然露頭角，日後聲譽鵲起，遂爲票界名小生。

第二次來上海者，僅一部份，約得十餘人，蓋赴徐凌雲家之堂會也。徐幼子韶九，演看狀，家學淵源，的是不凡。

此十餘人者，由豫豐紗廠職員楊習賢介紹，住豐啞學校。由該校往徐家，必須由浙江路經南京路，諸人日夕往來，乃得見所未見，而行所難行，初不若第一次來上海時，由孤兒院而笑舞臺，可以隨步徜徉，行所無事。蓋南京路上，人山人海，彼鄉里小兒見之，固已錯愕不已，忘其前路，而車水馬龍，奔馳若電，則更覺眩目駭心，寸步難移。不得已，乃由護送者，往返數四，一挾持而過。

豐啞學校，起居極有規律，諸人居此，猶在本校，毫無異地之感。且校生既聾且啞，通語爲難，彼此靜以自處，尤覺愜意。第三次來上海，情形較前又異。蓋日者爲穆太太設祝之辰，風煖金萱，堂開綠野，稱觴祝壽，盛極一時。堂會凡三日，全體住城中大富貴，所居凡三楹，極爲軒敞，既無奔波之勞，又得起居之適，諸人大有樂不思蜀之概。

時日既久，藝亦漸進。已能者精益求精，不能者已次第學成，故登場三日，日演新齣，觀者頓覺耳目一新，應接不暇，演者亦恢恢乎游刃有餘，有左右逢源之樂。較之前二次，能戲無多，

左支右絀，不可同日語矣。所演有顧傳玠朱傳茗等之牡丹亭全部，張傳芳之天門陣產子等。

三日期滿，載譽而歸。從此所中諸人，自信益堅，以爲崑班之成立，指顧間耳，繼往開來，舍我其誰。而聲名洋溢，喧傳全

國，凡愛好國粹藝術者，皆知仙音未遠，雅樂猶存，歡迎之意，隨處可見，未幾，所中全體，遂有杭州之行，由學習及客鑒，進而爲正式之賣藝。

(待續)



一個人的死

胡山源

悼侯紹籌兄

今天早上七點半鐘，打電話給吉魚，向他索稿，他却帶着抱歉的口吻說，「前天紹籌去世了，所以這幾天忙而又無心緒，稿子動了筆還沒有寫成，這期只好脫一下了。」

我聽到了這個消息，立時腦中震了一下，連催索稿子的心也沒有了，只連忙說，「事出非常，情有可原，稿子脫期，就由牠罷。」

吉魚和紹籌是至親，他因紹籌的去世，忙而又無心緒，自在意中，我自然可以將稿子的事情，暫時放開，可是紹籌的死，却耿耿於我懷，我總不能忽然置之，我只好提起筆來，寫這幾句話，以爲哀悼。

紹籌和我相識已在十年之上，雖然近年來不在一處，也不大通音信，而他這個人是在我心上印刻得很深的。具體的事實，我也不必縷談，我只覺得要在現在的社會中，尋到他這樣一個人，實在很難得。他處事非常縝密而勤奮，爲他所服務的機關所重任。他時常專管着出納的事情，潔己奉公，後來沒有聽見人說他一句閒話。至於我特別欣賞他，欽佩他，敬愛他的，則是他的待人誠懇篤實，大有古道，毫沒有時下滑頭戳頭的習氣。我不會獨當一面，主持什麼機關，我不會升官發財，有什麼度支請他管理，所以他的前兩種好處，還與我沒有什麼大關係。只有我在社會上，混了這多年，也許正是我的脾氣不好，總是落落寡合，所遇輒左，大有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恨之感，他的第三種好處，却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一遇見他，第一次的遇見他，那時我頗有些狠狠，他就我的身體與精神上，給了我極大的安慰。此後，當我與他相處之日，他無時不在這樣安慰我。他不多說話，一舉一動也毫無奮興之態，然而他對我的好意，我總是相感於無形。我常常說的，我在他的故鄉的最後兩年中，即使事事使我傷心絕望——

最大的是錢江春兄的去世——，我認識了他，得到他做我的

朋友，我也就足以自慰了。

去年底，他在某一個陰沈的天氣，出我不意地來探訪我。原來自從戰事發作以後，他就和他的一家以及其他同伴，向內地逃難。後來經過了多少週折，才重新踏上了這個孤島，一打聽到我的地址，所以就來望我。那時他說身體有病，我看他的確也有病。不過他說已經好了不少，想來不久就可以復原，我也相信他的確就可以復原。過了幾天，我會到他的住處拜望過一次，他適不在家，沒有遇見。此後，我實在忙，一些沒有工夫，所以沒有再去拜望過，他也沒有再來過，誰知去年底的一見，就成了永別！

上個月還聽見別人講到他的消息。說他身體仍舊不好，而在此環境之下，也好不起來。我就有心思再去看他，一則走不開，二則怕去了又遇不到，所以未果。現在我追想起來，我真正懊悔我失去再和他見面的機會！

是的，他的死並非死於他的身體素弱，的確是死於逃難，死於困居孤島這些原因之上的。他的死，雖然是壽終正寢，而在我看起來，却正和被敵人轟炸，被敵人鎗刺刀劈差不多。他當然和我一樣，也和其他許多人一樣，是一個平常人，所以他的死，在一般社會說起來，也正和每天孤島上死去許多許多人一樣，並沒有多大的意義，不足以動人耳目。然而沒有這戰事，他就不會死，至少不會現在就死。沒有這戰事，他更不會在他死之前，吃盡流離瑣尾的苦處。他的死是死於戰事。社會上失去這樣一個好人

，到底是一種損失，正如國家在抗戰中失去一個勇士一樣的重要，因為後者是破壞的人才，而前者是建設的人才。他值得我們的痛悼！至於我個人，他既對我那樣好，而我又深為他的人格所感動，我的痛悼，當然又深一層！

唉，紹籌，想不到你就此撒手長逝了！我猶清楚記得：我在某一個夜間，一同接到江春的凶信；我和你在次日早晨，一同乘小船，改乘黃浦裏的輪船，又改乘長途汽車公司的小包車，到達上海，到達江春的住處，然後到達某醫院，幫着辦完了江春的事；我和你在某一個日子，一同回到江春獨資所辦的學校，看着別人來擅自搬取校具……我和你在這一段時間內，不知一同哭了多少場，流了多少淚！我時時在痛定思痛，正想和你暢敘一下，談談這些前情，不料我竟荒唐，沒有早日來找你，你也太匆忙，却就早日離此五濁世界而他去了！十多年來，我痛悼江春的心，並沒有放下，為江春而哭泣，而落淚，也沒有停止過，想不到你現在追蹤江春而去，我此後於江春之外，又須時時痛悼你，為你而哭泣，而落淚！唉，紹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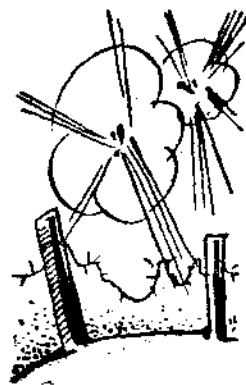
我問吉魚，紹籌的後事在那裏辦，我要去憑弔一下。吉魚勸我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多出去不如少出去，還是暫時免了罷，沒有奈何，我只好聽他，就將我這用作憑弔的時間，寫成了這篇痛悼的文字。唉，紹籌，你總也會原諒我罷！

八月十一日，上午



在戰網中奔逗 (續)

曹之競



到江干找到了杜君的姪兒，連忙渡過江去奔到汽車站上，先溜了一眼；呀，不得了！站房裏車場上擠滿了待車的人，連擁身走路也不容易，怎麼能買票上車呢！幸虧杜君遇到一位幫忙的人，纔得把票子買好。一輛從紹興方面回過來的車子到了，車上的乘客還在走下來，這邊等着的客人便一擁而上，弄得秩序大亂。車門塞住了，那些筋骨好的朋友，轉向窗口，紛紛爬了進去。我們經緊急會商後也決定了爬的法子。把杜君的提箱放在地上，叫他兩個姪兒踏着箱子向窗內鑽，我們在後面用力推。他們進去了，我也照樣登了車。最後杜君先把箱子提給我，兩手搭着窗檻，縱身一躍，也爬了進來。那時忽起了一陣小孩的哭聲和女人的呼救聲，大家的視線不約而同的集向呼聲來處，原來一個女子抱着小孩被擠壓在人堆裏，勢甚危險。經她慘叫了一陣，幸未演成悲劇。有幾個心急的乘客軋不上車來，便想從提裝行李的小梯上爬到車頂；但公司早有『不准攀登車頂』的大字佈告，他們雖然還要嘗試，終爲警察所干涉，不能如願。

我們找到了接替的車子，硬從門口塞了進去。這回倒不如剛才踰窗而入的舒服了，杜君站在靠車門低落的地方，身體倒還可以挺直；我站在兩排座位的中間，既無依靠，又不能直立，囚籠裏也不過如此呢。幸車行甚速，約摸一個半鐘頭已抵曹娥江邊。下車後鬆了一鬆筋骨，然後渡過江去。先跟杜君把他的姪兒送上了火車；他們原是由寧波轉往奉化武陵學校讀書去的。回頭我們二人就在江邊一家小飯鋪裏坐下來進午膳。先叫堂倌買了一個西瓜解過渴，又點了兩隻菜一碗湯。當吃瓜時，堂倌在旁講起前幾天這裏一場空戰的情形來，說什麼離江邊三里路的機場上常有飛機一大隊停駐，那天上午很早的時候，駕駛員正在他們店裏進餐，忽然×機遠遠飛來，連忙趕回去，只飛上了五架，其餘已措手不及，竟被炸毀數架；但×機在上空與飛起的五架交綫時亦被擊落一架。他的話明明有可疑之點，只算他姑妄言之，我們亦姑妄聽之罷了。飯菜撥出來了，滋味未見適口，勉強裝飽了肚子，便徑往觀曹路汽車站。

噓噓的幾聲，車子開了。到了紹興五雲站，客人例須換車；

到觀海衛去的車子早一班剛已開出，下班因車輛不敷應用還

須等回車到來。好容易，等了兩個鐘頭纔來了一輛空的運貨車；初不知這幾天已無分於貨車與客車，只見車子一停，乘客爭先爬上去。等到我們知道這就是將開的一班客車，急忙搶上去，已難覓容身之地了。杜君硬把提箱擺着實了，兩人各佔坐一角，也不管旁邊人的嘖咕。三點半時車子開行了，像豬羶般的一欄，我們被載送向東方去。早秋的清風因着車行的迅疾而加緊其吹拂，山頂上雖然戴着火球似的太陽，牠的炎威卻不給我們感覺得可怕；想來上海的有錢人坐汽車兜風也爲了這點快意吧。由於馬達的忠實，在兩小時內已把我們送到了觀海站。往例，到開學前後幾天校工三喜總要來觀海站照顧教職員下車來的行李，這回卻不見他的影子。穿過觀城時市面似乎也受了戰事影響而衰落了些，只是往來於街上者增多了不少佩着皮帶的戰士。這座含有深長的歷史意味的故壘，我在夕陽下走過，不禁發出了無限的感愴！離了城，便是一片海濱的遼闊的棉田，我們行於其間，從傍晚的景色中分外覺得『商意』已薄臨了自然界。遠望山頂上殘毀的烽火台，又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刺激。啊，偉大的遺蹟！將近學校的時候突與校工三喜相遇，知道除盧校長和二三職員外尚無其他師生到校。他還告訴了些什麼三日前某軍在近處登陸和飛機起落於泊在海邊的航空母艦等駭人聽聞的消息。我們滿懷着疑慮，在盛長了野草的村路上不自在地走進了學校。

(本節完)

待續

編者的話

這真是出於我們的意料之外，我們擴大了篇幅，還是不能盡量容納所已排好的稿子。現在臨時留下來的，計有：瞿髯先生的禽言，猛濟先生的文章雜評及宙斯與阿普洛書，無衣先生的風雨撒輯，蕭劍青先生的由書畫同源說到中國的原始繪畫等，甚至長篇江頭碧血，及白蕉先生的畫題鱗爪，也只好捺下一期，我除了向各位先生道歉以外，無話可說。

本期猛濟先生的茶餘偶憶，未知讀者以爲如何。本刊校對先生卻有這樣的話：「昨夜校至午夜，手腕已痠，校餘的幾篇，想留待今天再校，忽見毛彥文一篇，手雖痠而精神一振，校訖，……大可託『善男人』再來幾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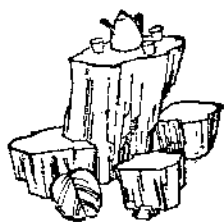
曼廬先生的書評，爲書林點將，雖寥寥數言，而刻劃入微，鬚眉畢現。海曲子先生的亡命草，寫盡亂離景况，不亞少陵詩史。揮秋潭先生的萬斛文泉詩鈔，在意境和工力方面，都可見出他是此中能手，希望他的詩鈔，能够早日單行出版，先觀爲快。

一個人的死，是第六期不能排入而留下來的，所以日子隔得長了些。

我隨便具着筆名的文字，要一一猜出來，實在是有些難的。因爲我文言也寫，詩也寫，刺激的或俏皮的也無不寫，看那一期中尚缺什麼文字，我就補些上去，連我自己對於那一篇具的什麼名字，都有些記不清楚，那末無怪讀者的猜不透了。好在這是無關緊要的，請讀者不必猜，也不必向我追問罷。



茶餘



第四期日期

買錶(續)

蛛網

傷心的回憶

浴缸

紀念亡女小心

定一

魏維熊

俞正文

雪夫

蔡小子

買錶(續)

定一

老土聽了，心裏非常懊悶，貼了車錢，借了「老闆」，還是買不到一隻「經濟錶」，現在加他三角六分，合成五元錢，看他賣不賣。

「別要多說了，算了五塊錢罷！」老土翻轉身向外跑了。

「來來來，你先生加到五元，我也減點價罷，橫豎本店祇有這一隻錶，賣掉了拉倒！算了五元半罷。」

老土終於爲了五元半太不合經濟條件，又何況已貼了二毛錢車資，又祇得帶了失望，掃興地回家。

隔了幾天，差不多幾條熱鬧的馬路都給

老土走過了，價錢總是不合經濟。不過有

一家西門子鐘錶行的夜光錶，倒很新式，

可惜價格太大，也要六塊錢。他有些焦急

了，他覺得五元錢的一隻「經濟」錶，是

一定不會買着的。可是心裏愈是買不着便

宜錶，實用上更是需要錶。最後他決定，

這樣罷，五元半就依他五元半罷，去買一

隻算了，再不買，袋子裏的錢將要化完了

。於是他又化了一毛五分錢，坐了洋車，

向大華鐘錶店去。

老土雖是很精明的懂得經濟學，但他的

性情好像很暴躁，一走進門，又是不加考

慮，便匆忙地對那夥計說：

「喂！你把那天五元五角的一隻二用錶

拿給我。」

那個老資格的夥計，不像第一次看見老

土那樣地熱烈了，僅僅假癡半呆地立起來

把錶取了出來。

老土照例地又細看了一番，開口了：

「五元二毛不與嗎？」

「不與，」夥計的一副面架子，冷得可以。

「那末就依你五元五角，照這樣的錶，

有夜光的沒有？」

狡猾的夥計，聽見老土脫出了一句「就

依你五元五角」之後，冷得冰凍的臉，突

然「春意漾漾」地微笑起來了。

「呵！那倒沒有，小店祇有這一隻，夜

光錶更其沒有，你先生要，橫豎將來可以

來掉，不過要等到新貨來的時候。」

老土聽到「橫豎將來可以來掉」一句，

心裏已打下了主意，下了最大決心：買下

這隻僅有的便宜兩用錶。

老土買了錶之後，心裏寬鬆得許多。他

每走到一處有大鐘的地方，總要摸出來對

準一下。他有時也想到這錶的實際代價，

算算看，二次車錢三毛五分，加錶價五元

五角，合計五元八角五分；老土在這時候

算來，他不覺得錶價貴，祇覺得精神上爽

朗得多了。一種久鬱在心裏的買錶心事，

可以丟開了。

老土有了錶，幾天的奔波，一直沒有好

睡，今天有了錶，却要早些睡了，準在九

點鐘睡覺。

因為睡得太早，夜半醒來，他要辦小公，又要看一看什麼時候，就隨手摸到枕頭

底下去拿錶。可是因為不是夜光錶，一點一分也看不出；電燈的開關又不裝在床邊。他起身想去把門邊的開關扭亮了電燈，看一下時間。但不幸得很，他在暗中摸索，一不留心，把櫃子上一隻圓柱形的新式玻璃花瓶碰倒了。起先他聽不見玻璃瓶打碎的聲音，他雖吃了一驚，立時又安心了下來。可是他剛才跨過一步，第二步將起動作，却是碰的一響。不對了，他知道櫃上的花瓶，滾下來打破了櫃下邊的江西磁痰盂了。他連忙摸到開關，開亮電燈，果然，滿地板都是碎片，痰水還在橫流着，直恨得老土連辦小公都忘了。

這夜老土沒有好睡，那隻二用錶的短針指到八點鐘，老土方稍稍合上了眼。

老土自發現了新事變後，心裏更加不樂，一心要想掉一隻夜光的兩用錶，免得晚上起身開燈看錶。

這次他對付事變的補救方法很有勇氣，三毛錢坐了洋車到了南京路一家鐘錶公司，貼出八毛錢，將無夜光的二用錶，掉換了一隻有夜光的二用錶。

老土的買錶「任務」，到這時方纔完全告竣。

可是老土一想到這隻錶的價錢，忠實地估計起來——車錢合計六角五分，掉換貼費八角，原價五元五角，總計六元八角五分，花瓶痰盂，精神不必算。老土想到此地，自言自語地吐出了一句話：

「呵！這隻錶實在不經濟！」

蛛網

魏維熊

我從來沒有這樣清閒過，看蜘蛛結網，竟然呆立上二個鐘頭。因為失業以後的心情變常了；看山會呆看，看水也會發怔，對於小動物的一種自我的創造，使我體味得這樣週到。

我一個人，立在窗前，看一隻並不碩大的蜘蛛，不知從什麼地方爬上屋角，若有所思，若無所思，等了好一會，突然從屋角上掉了下來。我大為驚奇，替牠代捏一把冷汗，顧慮牠的危險，恐怕牠跌死；不料一點也不妨事，牠依然無恙，利用牠的黏絲，回上屋角，還拉成了一條直線。

我繼續注意，牠的行動很顯得敏捷，上一落，一左一右，經過好些時候，從這

一邊到那一邊的幾根橫線也結好了；行動更加自如，更加施展出牠的機智和努力。

像一個八卦形的外圍的網線，東西前後，的愈織愈快，向內愈縮愈小；一圈成功，一圈復起的很有次序。牠不回頭不斜視，富於毅力的創造和成功，更使我目不轉睛的注視着牠，看牠結成網兒以後的用心和設施。

並沒有什麼特異之點，牠辛苦成功之後，便深居網內的中心點，一動也不動，好像一切都不值得牠的注意，無須再經營，也無須再努力似的。我看了，老是疑慮着牠的生活，終根求不出一個答案來，或者我太呆了。

當我正在怨恨我自己的呆，悅服蜘蛛的聰明時，突如其來的答案發現了，終於顯明的閃入我的眼簾。有幾個小小的飛蟲，不曉得由那裏飛來，牠們在網前，很好奇，又似乎戀戀不捨，上下飛旋，繞着又繞着，沒有留心，觸着了蛛網。這時，深居不動的蜘蛛，老實不客氣的疾馳而下，一點也沒有費力地把小蟲吞噬了。牠自己還是不動聲色，復歸原位，等候着牠的糧食，繼續不斷的自願送來。

真的，糧食又自願送來了。一隻蜻蜓，

確乎有正義感的捕獲害蟲，滿天遊弋，好自得意。牠從近處飛到蜘蛛的網前，親眼看見蜘蛛的陰險惡毒，却不自覺，不高飛，也不警戒，居然觸了網。牠當時輕視了蛛絲的黏貼的有力，可是牠一入網羅，親身嘗試，越掙扎越縛住得牢，自恨已是無用了。

變了一副對付小蟲的態度的蜘蛛，假意親善相，慢慢地爬下來，出其不意的，不慌不忙地把蜻蜓消滅了。

傷心的回憶

俞正文

是秋了。

一陣陣的西風，把樹枝上將枯的樹葉，一片片的吹下來，掉在我的身上，我開始感覺到已是初秋的時候了。啊！這初秋的時候節啊！使我回想起一件傷心的往事。

是民國廿一年的七月裏，那時我還在南市一個小商店裏學業。一天由郵差送來一封從家裏寄來的信；我在接着這封信以後，心裏就覺得有些詫異。因為向來我家中的來信，總是由我父親親自寫的，現在這信封上，却不是我父親的筆跡了。我連忙

把牠拆開來一看，才知道父親因某日進城中了暑，回來後就病了起來。我看了這封信以後，心裏當然非常的掛念。但因為這封信中，並沒有把我父親的病象，說得十分厲害，並且我自己又因為學業期未滿，不好向店中告假，所以除了寫一封回信，叫父親趕緊延醫調治外，只望父親能夠吉人天相，早復健康罷了。

過了兩天的一個下午，我的一位堂兄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姪兒，但他的年齡比我大。——到我的店裏來。雖然他的身上，已帶上了一些素，但我並沒有注意到，還以為他是有什麼事情而來的。他見了我，劈頭的一句，就說：「××公公已於某日去世了，現在有信在這裏。」我聽了他的話，正好似晴天來了一個霹靂，也沒有把他的信接過來，心裏一陣劇烈的酸動，就哇的哭了起來，眼前一陣昏黑，幾乎把我跌過去。這時我的心中，真傷心極了，除了哭以外，簡直連一些知覺也沒有。

店中的同事，這時也被我的哭聲引出來了，大家向我姪兒問明原由後，一齊向我勸說着。過了好一回，我才措了措眼淚，接過那封信，一看，知道父親是於某日上午

去世的，並且還定今日（接信的一日）成殮。我看了信後，愈加傷心了，連這最後的一面，也不可能了！我哭着，我更悲傷的哭着，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後來還是由我同事和姪兒的主意，向店中告了幾天假，並且幫同我檢了幾件衣服，叫我趕速回去。當日我就上了船。我在船上，只是呆呆的坐着，回想起從前的一切事情，只有暗暗的下淚。夜飯當然無心吃，並且也吃不下。

第二天早晨，船並了碼頭，我上岸後，就急急的向家中走來。在走近離家不遠的一個河頭時，——我家和鄰居賴以取水洗物的一個河頭——鄰居的一位孀孀，却到河上來取水。她見我跟蹤走來，知道我已得了這凶訊，就叫了聲我的名字，並且用手指了指左岸上的一所新厝的墳說：「這就是你父親的墳啊！」我向她點了點頭，嗚咽着答不出話來，回過頭去，斜睨了那所新厝一眼，淚珠兒已撲索的落了下來。到了家裏，我依舊只是一味的哭着，家中的人，母親姊姊弟弟，也都哭了，一家人哭做一團，夠悲傷啊！鄰人們雖然都來勸解，但怎能阻止我們悲痛的心情呢？後

來還是我的母親，因恐我悲傷過甚，哭出毛病來，強收住了哭聲，叫我不再哭。

但不知怎的，我聽了母親的話，不但沒有停止我底哭泣，却反而哭得更厲害了。良久良久，我才暫時停住了哭聲。

據母親說，當父親彌留的時候，母親曾欲寫快信給我，但給父親阻止住了。他說：「這樣大熱天，船上又悶得很，回來是很不放心的，還是不叫他回來吧。送終云云，僅是世俗的迷信，沒有什麼意思的。」

就是在我死後，一時也不必急乎通知他，只要他在外能安心做事就是了。……因此當時母親沒有寫信給我，就是前一封信，所以寫得這樣和緩，也是父親的意思。啊！這偉大誠摯的愛啊！我又感動得流淚了。

靜下來的時候，我呆呆地對着父親的遺像，翻着父親的手札，和一切遺下來的東西，動不動就哭了起來。這情景一直等我回到上海以後，才漸漸的除去。

到現在離開我父親去世的時候，雖然已經有六年了，但當時的一切情形，深印在我的腦子裏，不能忘記。尤其是父親臨死前的幾句話，更使我片刻不能忘懷。

浴缸

雪夫

是廢曆歲底的一個傍晚，早上差到南市去的人回來了。帶來的報告是：「房屋全燬，什物蕩然；但在亂瓦碎礫的中間，卻還有一隻白磁浴缸，「碩果僅存」地橫臥着。」這雖然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一個消息，但我仍然在萬分傷心的情緒中，把牠接受了下來！

我二手無力地支住了頭，整個的心神，已完全放入了悲思和回憶的深淵裏面。一方面固然想起這些損失，是爲了我們的國家而受的，我還能勉力排除了心中的苦痛和悲憤；但在我的腦膜上面，這二十年來居斯食斯的故居的印象，卻依舊如同活動電影一般，一幕一幕地呈現着；就是來人所提起的一隻浴缸，也不由自主地成了我思潮中心之一。

記得是在十年前的一個夏天，父親把家中放置雜物的一個小房間，略加裝修，改成了一間浴室；接着那隻光滑潤潔的白磁浴缸，十分有樣地安放了進去。這是怎樣使我們弟兄們興奮的一回事啊！我們可以不再親近那隻老醜可憎的木盆了！那時候

我們小小的心靈裏面，充滿了一種滿足自豪的心理，雖然那間浴室的設備，是簡陋得連冷熱水龍頭的裝置也沒有。

從此以後，每天我從外面回來，雖然走得渾身是汗，我却決不叫苦；因爲這隻可愛的浴缸，一會兒就能給與我以絕大的安慰了。在我洗浴的當兒，我常常把整個的身子，浸在水裏，細細地擦洗着，不到門外等得不耐煩的弟妹們催促的時候，是捨不得離開的。

× × ×

夜深了，我依然獨對孤燈，不住地沉思着；不過一種新的思潮，卻沛然油然地佈滿了我的頭腦中間。覺得我們國家目前的情形，物質方面的一切損失，雖然似乎難以數計，而我們國民的精神方面，卻正在處處流露出一種勃然孳長，不可抑止的決心，準備隨時隨地，爲國犧牲着。這些精神，也正像我這亂磚殘瓦堆裏的浴缸一樣，殊非一炬所能盡滅！

紀念亡女小心

蔡小予

小心，記得有一次你在霞飛路走失而由捕房領回，已經使我們全家萬分憂急地演

了一會生離的悲劇。結果，總算珠還合浦，失寶復得，收了一個快樂的閉幕。可是這一次你竟走向黃泉路而一去不返，真使我們只有失望，悲哀，嗔狂，發呆，和嚎陶大哭；這齣未完而續演的悲劇，畢竟永久地成爲悲劇，多麼痛心啊！

我在你週歲的日子，給你取名小心，原是因爲你天資過人，活潑可愛，正想小心翼翼地將你好好領大來培植一番。誰知結果你却一病不起，與世長別。可造的天才，從此埋沒，未放的蓓蕾，從此夭折，多麼痛心啊！

我對你的感情不知怎樣向來特別的深，而你對於我的態度也比較對於任何人更親密一層。你有不滿意於哥哥或姊姊的時候，你總是哭訴於我，而我亦不知所以然的終是庇護你，優待你，即使有時是你自己不好。唉！誰知我罵的恨的倒都健在，而我愛的寵的反要棄我而死。世事矛盾如此，多麼痛心啊！

溯自你得病到死不過經過四日四夜，中間吃過著名痲疾西藥，看過有名的儒醫，在末一日的清晨，你母親懷了七個月的孕還親自抱你去推拿，我自己也抱了病親自

送你到仁濟醫院去診治。對於你，我們也不能不算盡了做父母之道。而且最奇的是你自起病到死，自己從沒有喊過一聲痛，叫過一聲苦，不過不時要大解吧了。在臨死的上一夜，你還吵得要飯吃。大家正欣欣然以爲你的病勢已經轉輕，誰知你却加重轉凶。你病中既沒有一些危險的表示，臨死又是這樣一刹那，使我們好像遇着流彈一樣的措手不及，多麼痛心啊！

自你母親得胎日起計算到你死的那一天，恰巧是三足年；她自己給你哺乳，而且又不僱用女僕，所以中間不知費去了多少心血，才撫育到你能夠牙牙學語，搖搖舉步。現在我剛想送你到幼稚園去而給她休息一下來作第四次分娩的預備，誰知你竟會長眠不起，要和我們來世再見，使她肉體上勤勞奮鬥的代價，一變而爲精神上永久的遺憾和痛苦。思想起來，多麼痛心啊！

我們二人先後患同樣的紅白痢疾，我和你母親吃了藥現在都已轉危爲安了，而獨有你這小生命却因此而犧牲，難道命中早已注定嗎？猜情度理的想起來，你不是我們前世的冤家，那末定是今世巧味的化身了。假使你果真是後者，那末兩年來我給

你的熱吻和擁抱，你回我的笑容和淚痕，總算了却我們以前一段未了的因緣，倒也罷了。所苦的是你母親的警喻不開，時常啼啼泣泣，似同挖去了她的心頭肉般的悲傷。尤其是當我出外工作，你哥哥姊姊到了學堂去的時候，可憐她空閨寂寞，終要幻想到你這副討人歡喜的臉蛋和你這個苗條可愛的身材。不過等到幻景過去，仍舊是一個無影無踪，多麼痛心啊！小心，你真有一些靈感的話，望你快快向閻王要來轉一胎投來，安慰你的心碎的慈母吧！

你嘗對人說：「因因只有三歲。」誰知這「只」字便是一個識字，多麼痛心啊！

編後記

第一次「茶餘」中選人雪夫先生，請駕臨敝社領取獎品。
第二次「茶餘」奪標競選，請在第三四期「茶餘」內九篇文章中選舉之。在第四期文字未發表以前投來之選舉票，一律無效。
「茶餘」第三期與第四期，因有幾篇超過規定字數，故雖經增加篇幅，仍不能刊登十篇文章。以後投稿，希望注意最長不得超過一千字，庶可每期刊登五篇。

中學生園地 第一期

賣花婦

松江女中
高中一年級 錢蝶先

四月裏鬱金香盛開的一天，我打霞飛路經過，街邊的花攤上，賣花婦的手中，都充滿了那明艷的，金黃色的小花朵，引誘着每個過路的行人。那些準備被供養在花瓶中的花朵，我想價錢當然是很可觀的，何況又是陳設在這條多洋人的街上，因此我雖愛它們，只能遙望着它們的秀色而垂涎欲滴。可是有一天，我終於敵不過它們的引誘，而向一個賣花婦問價錢了。意外的，那賣花婦拿了不很少的一束花給我，並且說：

「小姐，賣給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價錢，算了五分吧！」

默默裏，我接受了她的花束，和這花束中傳來的她的純潔而偉大的愛國心，這愛國心和奸商們被利慾薰昏的心，相去是何止天壤！以前有人說：「正義存於草野之間，」真是不錯。我相信這無名女英雄的精神，將和中華民國，同樣永垂不朽！

未了的心願

光華附中
高中三年級 錢昌年

朱叔是我家裏的一個老僕人，所以稱他做「叔」的原因，據我猜想，多少和「老」字有點關係。

他今年恰好是六十歲了，身材雖然矮小和瘦削，但氣力却很大。記得在我十七歲的那一年，

我不自量的要和他較氣力，他聽了笑嘻嘻的對我說：

「不要鬧吧，你們好好的讀書勝似這個多了。」

可是我却不服氣，定要和他較量，後來經過我幾次用言語激他，他終於忍耐不住的喊道：

「來吧！可是你別怕痛。」

我把自己的右手緊握了他的右掌，使勁壓下去。

「哎喲！……」我痛得放鬆了手，從此以後，我再不敢欺他年老了。

他在我還未出世的前幾年，就已經在我的家裏，所以他是眼看着我從嬰兒時代一直到長成的，因此他對我的期望，比我父母對我的期望還大。據他自己說：他十五歲時就沒了父母，孑然一身，無依無靠，於是便投身入伍。他參加過北伐，並且在惠州城之役，險些兒喪了生……這些話在我聽來，彷彿是書本上的故事，然而他說話的時候的神情激昂，就像身歷其境般逼真。不久，革命成功之後，他因故被裁了出來，經過種種的顛沛流離，終於來到我的家裏，當一名差遣。那時，他差不多快四十歲了。第二年的春天，由我父親作主，替他娶了一位同鄉的寡婦。結婚後兩年，產下一個男孩，可是在十二歲的時候，便不幸夭折了。更不幸的，他那位難得娶到的妻子，在孩子死後，因為悲慟過度，也相繼去世了。

他爲了這兩件事，非常傷心。他素來抱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封建思想的，然而事過境遷，他也只好漸漸的忘懷。

他常常對我訴說他一生艱苦流浪的慘狀，他說幾十年來的生活，都是充滿血和淚的。他需要補償，不過他沒有兒女，沒有親眷，不消說，他已用暗示的方法，將全部希望都放在我的身上了。我曾經親口答應他說：將來他的生活，我可以完全担負。

本來他很歡喜喝酒，這是他用以解除胸中積悶的唯一良法。可是經過我有一次的勸戒，告訴他說，飲酒是要傷腦的，從此之後，他連酒也不喝了。我問他爲甚麼不喝酒，偶然喝喝是不要緊的，他笑着答道：「不喝了！飲酒是會傷腦的。」我很後悔，我不該把他僅有的一種慰藉，也剝奪去了。唉！我真不明白自己爲甚麼這樣的殘忍！

這次中日戰事起後，我倉卒地從廣州避居香港，不久，復由港來滬，他却依然留在廣州，冒着生命的危險，替我們看守祖上的產業。在日機不絕的轟炸之下，我懷着疑懼的心情，担着他的安全。他最後的幻夢，也許早在砲火聲中破碎了吧！但我依然不能忘記我那未了的心願，總有一天我要實踐我的諾言的。最後，讓我替他的安全祝福吧！

不堪回首

光華附中
高中三年級 沈師光

昨夜一個朋友送我一張麗都的賑濟難民的空中技術表演大會底入場券，我就同她一塊兒去。在路途中，我心裏感到了彷徨。麗都，在去年「八一三」抗戰時是曾經做過三個月的傷兵醫院的。那時我去的時候，穿的是童子軍的軍服，

目的是在服務，接觸的是光榮的掛了彩的勇士。而今天的情形是多麼的異樣呵！我穿的是便服，目的是在看表演（雖然還是爲了難民），而所接觸的將要是些沒有靈魂的人。

踏進那五光十色的大門，穿過舞廳，將要上表演場去看時，我忽然覺得心似碎下來的痛着。我輕輕的對我的朋友說：『這舞池曾流過勇士底血的呀！』但是如今踏在這地板上的，是瘋狂了的青年，他們旋轉着，旋轉着，沒命地旋轉着。紅的酒代替了戰士的鮮血，醉人（？）的音樂代替了勇士底雄壯的歌聲；甜密的情語代替了勇士們底呻吟；還有那狐步舞，華茲舞代替了軍醫，看護，童軍們底脚步。我淚湧上了眼眶，臉是發燒似的紅着，音樂隊的鼓聲，一下下打在我底心坎上。我替這些瘋狂了的青年慚愧，我不知他們可想到（也許他們根本不知道）在一年前這兒是躺着可敬愛的兵士的？爲國家爲民族掛了彩的兵士？他們難道真的沒良心，沒靈魂？他們難道真的忘了在不遠的內地和「孤島」的四郊還響着砲聲？戰爭還是繼續的打下去？他們難道真的願意做害人籬下的亡命者？他們難道……

走過一個櫃檯，又是一陣的回憶來侵襲着我。這裏本是放藥品的地方，今天却拿酒杯酒瓶來代替藥瓶了。呀！還有那邊不是從前的手術間嗎？有多少弟兄在這兒斷送了性命，有多少同志在這兒形成了終身的殘廢！而今天由那裏傳出來的，却是淫蕩的笑聲，那裏已變成賭場，變成表演者底化裝室了，……一切都使人如此的難堪呵！

什麼表演都看不進了，我被一種莫名的情緒所支配着，使我茫然地站在那裏不能動彈。又是一幕傷心戲：——對面走過一對年輕的男女，看清楚那男的正是我從前的同學。在學校中，他曾

穿過最神氣的軍服，他教過我們底軍操，他曾經到過漢口去考軍校，他是一個熱血的青年，有過很自負的意志。但是今天站在我的面前的他，是筆挺的西裝，公子哥兒的態度，從前的「愛人」——槍——已換上了一個妖形的女子，吊在左臂上了。天！我那時真有些混昏，孤島上的青年，不，一部份的青年，真的就墮落至此程度嗎！我不敢多想，同時我更不敢再多加在這兒一分鐘了，我需要立刻離開這魔窟，這不堪回首的地方。

「物是人非，」我懷着惆悵的心，踏上了歸途。

一場虛驚

南洋中學 張家興

輕微的夏末的曉風，帶着田野間泥土的氣息，悄悄地穿過矮屋的木格窗，吻着房內牀上藍夏布的好意。天上陰沉沉地，像要下雨了。

阿兔——幫人種田的小伙子——坐在傾側的小方檯上，一隻左腳擱在右膝上，正在穿草鞋。穿好草鞋，噙了一口氣，走到牀前，拉開了帳子。

「可以起來了呀！」他催着他的妻起身。

「唉——天還不會亮清爽呢！」她伸了個懶腰，拭着眼睛說。

「時候不早了，今朝太陽沒有啊！」

「噯……」她不得不坐了起來。

阿兔看見妻起來，便對着榻上病着的老娘，看了一眼，又匆匆地走出去磨鋤頭了。

「氣霍氣霍——」鋒口和磨石摩擦着，在前一後地動；他的手在伸縮，腦裏也在想：

「舊年秋裏，跟着豎青天白日旗的軍隊的撤退，××人便在浦東登了岸。他一家在兵慌馬亂

的當兒，竟能安然逃出性命，沒有給殺掉，總算幸運。不過那裏的田園、家屋……」

突然一陣嘈雜的喊聲，打斷了阿兔的思想：「來了！來了！快點走！快點走！」阿兔心想又出了什麼亂子，連忙奔出大門，驚惶地向人羣中的一個問：「喂！做啥跑？啥事情？」

「怎麼你還不走？強盜搶呢！」那人一邊說，一邊只是逃。

原來那裏經過了好幾次的匪劫，都是從前地方上的無業游民，戰後不能生活，弄了幾枝兵士們遺棄的槍，便冒着游擊隊的名義，到處搶掠。所以一般村民都臨時結夥奔避，藉以保全生命。這次，阿兔聽說又是匪劫，連忙叫妻拿了些細軟，自己背了老娘，奔出門去；連門也不關，——其實關了門也無用，或許要被匪放火，所以也不敢關門了。

路上逃的人已很多，哭着，叫着，奔着，鬧成一片。

到了一條河邊，走過了小橋，他們三個人却拋了大衆，揀了一條沿河小徑走去；直到在一叢人多高的蘆葦旁，才住了腳。夫妻倆跑得只管喘着氣，淌着汗，老婆子也在呻吟。

「淋淋……」天又下起雨來了，打在蘆葦上，聲音怪清脆地，似乎還帶着些悲哀。不久，松根抱着他的獨生兒，也來了。

「松根爺叔，你比我們後逃，你可看見有什麼動靜？」阿兔見他走近便問。

「據說謝家頂先被搶，我還似乎聽見槍聲呢！有的說謝家的房子在燒了。」松根模模糊糊地回答了幾句，仍舊朝前面逃，像是決意到親戚家去的。雨仍下着，但並不大。

阿兔聽了這話，半信半疑地。他記得前幾槍

「他家，前脚跑，後脚就大變了，怎麼這一趟却沒有什麼變化呢？他索性爬到坡山上，看個究竟。他遠遠對岸，依舊很平靜，沒有一些兒烟火。於是他更加懷疑了：也許是誤會吧？」

但他不敢立刻回到對岸去，他又坐在蘆葦叢旁，看着混濁的河面，微波蕩漾；聽着蘆葦上的雨點聲，忽密忽疎，看這事有什麼新的發展。

曉風吹着，雨打着，他覺得有點寒意，剛才的思想，又在腦裏翻騰了：「……舊年逃難到此地，只是個空身，除緊要的物件帶出外，屋裏還有一隻紅木牀，紅漆椅子，幾袋的黃豆，棉花，……想來都燒去了。……那裏還有三四畝田呢！……唉！有了田不種，讓他荒廢，却到此地來替人家種，……一天做到夜，換手把銅錮，有時嫌壞嫌慢，受人家氣。……娘年紀老了，又生着病；前幾天討了仙方吃，病還不見起色，今天背了出來，恐怕又受寒了。……」至此，阿兔又帶着憐惜的眼光，看着老娘，拆開身邊的包裹，拿件衣服披在她的身上，暗地裏却掉下幾滴熱淚，和雨水混和在一起。

「咿！咿！咿！」一個船夫搖着一隻空船，悠悠地在河面經過。

「天上在下雨，你們蹲在這裏發癡！」船夫無心地問着，手裏不停地搖着槳。

「吸！徐家宅裏在強盜搶呢！你不曉得？」

「什麼？我剛從宅邊搖過，一點沒有什麼呀！」

「真的嗎？」

「自然！假使真有強盜的話，我也不能把船搖過來了。」

阿兔這才完全明白，是一場虛驚罷了。於是他們又背着老婆子，拿着包裹走回去，泥路已有

些溼滑了。不久，其餘的人，也陸續地開始回家了，那裏有什麼匪，不過那裏經過了幾次戰禍和搶劫，人心太不安定，一遇風聲鶴唳，就嚇得忘其所以罷了。

「一個早晨，田裏不能去做，今天又少拿幾百銅錮。……」阿兔在怨着。

早操

（軍訓回憶之一）

海門中學 秋佑僧
高中三年級

晨光熹微中，亮銅的軍號在號兵嘴邊「噠噠……噠」地奏的時候，就像春雷似的驚得我們從被蓋裏跳將起來，眼也不擦一擦，毫不遲疑的穿上軍服，打好綁腿，踏上草鞋，掛起了全副的武裝，很熟練地，迅速地收拾了整個的內務。

十五分鐘後，哨子響了，在黑底白字的營房前，我們排成了整齊的隊伍，候聆值星官點名，中隊長檢在內務。接着我們全部隨着「向右——轉」，「目標××山跑步——跑」的洪亮而短促的口令，從一列橫隊立刻變成一路縱隊，開始蠕動。空氣是多麼新鮮，天氣又十分清朗，沒有炎陽，沒有沙塵，是最快人的了。值星官張大了喉嚨喊「一二三四」，我們便響應着，一面踏着整齊的步調，一面從心靈深處發出雄壯的吼聲，衝破了沈靜的空氣，鼓動了四圍的山谷，終於我們都衝入了山陵起伏間的濃霧裏。

太陽，血紅色的大皮球，慢慢地昇上，燦爛的光波透過濃霧，射到我們的額上，額上的汗珠，便顆顆像珍珠一樣地輝映出美麗的彩色。這是我們操罷回來升旗的時候了。三千多名壯健的男兒，列了長方形的隊伍，在軍樂悠揚聲中，都擎起了槍，目送那美麗的莊嚴的國旗飛揚於太空；最後，我們周身的血液，差不多全部在沸騰了，

當我們狂呼着口號：

「擁護革命領袖！

實行三民主義！

武裝全國民衆！

中華民族萬歲！」

鄔老太太

允中女中 陶鳳影
高中二年級

住在隔壁客堂間的鄔家，鬧了整整的一天。是和尙念經的聲音，在超度鄔老太太太底亡魂；是婦女哭泣的聲音，在悲悼鄔老太太太底永別；還有一些雜七雜八的聲音，大概是燒紙錢和插香，在供給鄔老太太在陰世的享用。

「清……：眼……：清……：眼……：」就為這鑿鑿叮嚀，擾得人心神不安，使人不得不閉着慈善的鄔老太太：她那微笑的面容，那溫柔的語氣，那菩薩似的心腸，那……

從去年她和一家子搬到這裏和我們認得後，她是一直被人敬愛的。她和她的小孫子住在客堂後的一小間內，六方市尺的場地。沒有把地底氣量變小，沒有逼上她底肝火。凡是去求她幫助的從來不曾失望，和她談心的往往忘返。

清晨，一切都顯得時候是很早，我就聽見她細聲地誦經。中午，我看見她在門口等她底小孫子回家的情形。有時還能看見這五十多歲的老人在認真地裁縫呢！

她一向身體很好，但是這次祇病了二天，就與世長逝了。誰不惋惜她死得太早，雖然年紀並不青。假使有人知道她病的原因，那人就該為之痛哭。假使還有人知道；祇不過因為一大間屋子和一小間屋子裏住了她底一家——十五位；因為那上一下的房子裏安着大小五十四口，便把她糟出病來——一個致死的病，那人就該大大地悲

代。

「那太太曾經告訴我一年前她底境遇；住宅是那樣的清爽，花園是那樣的美麗。呵，豈知一年後却完結在一個陰暗不衛生的屋子裏！」

爲什麼她不永遠住在清潔的房子裏？爲什麼要到一個烏烟瘴氣的地方來？是陰間要求一位好心的女人？是她自己沒有主意？還是那一個造孽的給她打了催命針？呵，我們想想罷！

爭位

中國中學 萬長勛
高中三年級

秋深了，正是馬肥的季節。

忠義堂前的那桿向南豎着的「替天行道」的大旗，正被迎面的風吹得獵獵的發響。左右兩旁的葦林梧桐樹，已零落得可憐，枝葉狼藉地堆在堂後通大寨的小路上，上面佈滿了人馬踐踏的痕跡。值日的嘍囉想是存心偷懶，還不曾來打掃過。

天逐漸的黑下去，大寨裏雖已透出燈火，還歷不住陰沉沉的景象。然而，假使一個遊過京城者突然來到這裏，他必將大大咋舌，而懷疑這裏的雕欄玉砌，碧瓦朱瓦，是否由汴京趙官兒玉清宮裏搬移過來的。

最左的一間，燈燭交映着房中央的那張虎皮靠背的太師椅。呼保義宋江照例在埋頭治事，忘却了一天的疲勞，十足表示出他對山寨的任務任怨。

爲了適合他的身材起見，那張太師椅也僅僅僅够他的一個屁股。今天爲了特殊原因吧！他斜着屁股，只坐了三分之二，一隻大腿壓着今午簽定的那角文書，似乎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這是軍師吳用的機密，他不禁暗暗佩服。他停了工作，兩眼瞪視着文書。

「那鳥的！除了宋大哥，誰想做山寨之主的，叫他先吃我一鳥斧！」他耳邊陡的一震，想是黑旋風又在怪叫了，連忙走到窗口。窗內窗外，闖無人影，不然，他險些要「黑斷！黑斷！」的罵出口來了。

他輕輕地關上窗子，歎了一口氣，蹣跚走回座位，如湧的思潮，不絕的奔上腦海來。

「大哥經營山寨有年，山寨之得有今日，全係大哥之力，大哥合爲山寨之主，不容推讓。」這是公孫一清的聲音。

他再度迅速地站起來，顧前瞻後，並不見一清的影子。他驚奇着今夜自己的心神不定，耳朵在作怪。

很委頓地重新坐下，宋公明不由地微笑起來。憑着這一點，已足够使一個山泊的強盜，和南面天子同有「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自豪了。

他想不到當初千方百計的拉盧俊義上山，一面爲自己添一個有力的羽翼，一面告諭着天下老百姓，表明山泊中的人物，已非僅僅是逃亡的賊配軍和開黑店，打家劫舍的江湖好漢而已，現在倒被他活捉了史文恭，爲了晁天王遺囑問題，要做山寨之主，這一着倒頗不好辦了。

老實說，憑着自己的手段，縱使山寨得有今日，自己之爲山寨之主，是千應萬該的。晁蓋在日，雖名爲山寨之主，實則大權都是自己獨攬的，不料今日晁蓋死了，反跳出個盧俊義來和自己作梗。但自己的位子是早定了，決不容他人來爭，今日這一着，只不過爲了符合自己平日的言行和「忠義」起見，一個空心湯團，給衆弟兄嘗嘗罷了。

退一步說，即使真的給盧俊義先取了城池，也決不能容許他做山寨之主。晁天王的遺囑可以

不問而定出今天的約束，難道今天的約就非遵守不可嗎？

漩渦不停地在他的腦海中起伏，他隱凡在做着「打破汴京，身登金鑾殿」的好夢。

夢裏的愉快也使微笑堆在他那黑胖的臉上。想不到一個鄆城縣的押司，會有如此的一日。

拍的一聲，那角含有重要性的文書，從他的腿下落到了地上。夜是靜了，四周寂靜無聲，偶而從遠處傳來幾聲斷續的蟲鳴。

正始中學停辦之回憶

松江中學 翁小山
初中三年級

正始自創辦至今，已達七載。皆諸夫子之心血結晶而成。乃竟敗於××一人之手。良可慨也。憶停辦電訊刊載之後。余於驚訝之餘。默然不語。蓋余當時心頭情況。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乃易裝急往。及達校門外。竟無一人。竹籬老樹。正如倪廷畫本。而淒涼冷淡之象。似在對人悲泣。及至辦公室。則痛恨憤怒之聲。譁然振耳。朱林陸諸夫子。皆相對無言。歎欲泣。而余校長獨拍案高呼曰。我爲大走狗。汝爲小走狗。××之個人行動。與正始何關。何正始竟受其累。而至於解散耶。呼喊叫號。皆痛罵××之無良。惟孫××等。尙怡然自得。不知此後之正始。將難復課矣。

余出。遇朱夫子於南窗之下。立談久之。始知正始之停辦。乃杜董事長之意。蓋欲保全其原有校譽。懼爲一二不良份子所破壞。故不得不斷然處置。余校長之責焉。實對彼數人而發。余曰。此後夫子將何以爲計。曰。吾雖不欲正始停辦

而勢不可得。今學校既破。何暇顧我一身。其面蒼白。其言悲愴。滿懷痛恨。不言可知。遂別。余亦淚盈於眶曰。吾之不忍別夫子。與夫子之不忍別正始。同一情耳。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此後東勞西燕。不知能重晤於杏壇馬帳間否。未夫子出校門。猶屢屢回顧曰。小山別矣。正始不能重臨矣。余亦嗒然而歸。回憶當時情況。思之黯然。哀哉。汝捨一己之人格。為他人作嚮導。何自苦乃爾。吾不忍見汝之名。更不忍聞汝之事。汝其好自為之。今以餘墨。為汝作一詩。預為汝弔焉。

却有人中鶴

超然氣不羣

身依滄海日

夢入白門雲

路阻飛難進

江深淚弗聞

祇愁逢反颺

鏡羽落紛紛

月夜

滬光中學 黃毅
初中三年級

凝視穹蒼，

幽然長嘆：——

遠樹在暮色中飄搖，

寒星映着淚眼，

在這岑寂的月夜，

有誰能了解我胸中的哀傷？

X X X X X X

輕揉着惺忪的雙眸，

遙望着荒蕪的家鄉，

「噯！……」遠處古刹內傳來的鐘聲隱隱，

彷彿是寒山寺的故音。

啊！在這幽靜的月夜，

有誰來安慰我思鄉的衷腸？

X X X X X X

腸斷……

心碎……

啊！我是迷途的羔羊，——前途茫茫；

是離羣的孤雁，——

回不得我淪陷的故鄉。

在這冰清的月夜，

有誰來撫摩我命運底重創？

X X X X X X

秋夜蟲聲

中國建築工程學院 金寶法
建築工程科上學期

臨窗而睡，每當半夜從夢中醒來，總聽見那院子裏的秋蟲們，叫個不休，因而凝神靜聽，幾乎不想睡着。

灰藍色的天空，密佈着萬點明星，忽隱忽現，閃閃爍爍地好像對人眨眼的似的。一輪明月當空，發出皎潔的燦爛的光輝來，普照大地，把整個屋子裏的一切，照映得清清楚楚。還有樹影在壁上搖曳着，隨着微風的吹動，更從外面傳來簌簌的樹葉聲，真像一幅活的水墨畫。那時，獨有秋蟲的鳴聲，打破了四圍寂靜的空氣，唧唧霍霍地在叫起來了。

這時，我照舊醒來，睡在床上，張眼欣賞明月，側耳細聽蟲聲，不覺神為之往，那是多麼有詩意的秋夜啊！

我對於秋蟲，有幾之愛慕之癖。幼時住在鄉下，每天總要捉幾隻來玩玩，什麼烈日照耀和一條蛇來，心中不禁一嚇，暫時避過；有時碰着有毒的草和露水，手面常起水疱，但是一見從草叢跳出一隻翠綠的鳴蟲來，便喜得手舞足蹈，費盡辛苦要去捉來。因此，我現在一聞秋蟲的鳴聲，就很快的能辨出那是蟋蟀，紡織娘，叫哥哥，金鈴子，唧兒，金鐘蟲，以及其他許多鳴蟲，不

論牠們的鳴聲是那樣嘈雜，混亂，這好像演戲時鑼鼓笙笛的合奏，終掩不住牠們各自的音色。

我覺得秋蟲們的鳴聲，是多麼悠揚可聽，絕不像夏天蟬聲那樣單調，聒耳，甚至令人煩厭。就是音樂家所奏的樂器，也沒有牠們來得自然調和，美妙動聽呢。

至於那院子裏的秋蟲，我從前也時常捉來關在竹籠中或瓦盆內，供以食物和清水。今年呢？沒有這種閒情再玩這事了，因為那畢竟是小孩們玩的事。並且我也知道，放牠們在竹籠瓦盆內，好似人之入牢籠失去自由一般痛苦；那末鳴聲自然轉悲，還有什麼可聽呢？倒不如任牠們住在花草樹叢中，逍遙自在地奏出快樂的鳴聲來，方覺抑揚可聽。

而今天的秋天，正有許多難民無家可歸，為衣食而担愁。所謂：「秋雨秋風愁煞人」，秋天真是愁人的天氣，那些秋蟲們，也難免秋風雨的打擊，和人的捕捉，弄得到處不安，那末牠們的鳴聲，正可代表那些流落街頭難民們的哀號，如哭如訴一般。因此，我現在每當半夜一聞蟲聲，未免黯然，不忍再聽下去，便沈沈地入了夢鄉。

啓事

本期因時間上來不及，這裏所發表的幾位作者，還沒有一概將照片送來，所以本期照片，統要到第二期，和第二期的作者，一併登出。請還沒有將照片送來的作者，就將照片送來。

代郵

一、凡投稿「中學生園地」者，必須是本學期在校之中學生，否則恐滋流弊，礙於定章，來稿祇好割愛，請投稿者注意和原諒。

二、來稿如須退回，除附有貼足郵票並寫好回件信封者予以退回外，其餘恕難照辦。

三、來函中詢問需要何種稿件等事者，請查閱本刊投稿簡章及啓事，即知梗概，恕不詳答。

THE TEA

Literary Semi-monthly

No. 7

Edited by Mo isson Hu

Published by

THE LITERARY PUBLISHING SOCIETY

No. 47 Lou-dong-ka-loong, No th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September 16, 1938

15 Cents per Copy, \$1.60 per Half A Year, \$3.00 per Year

Postage Extra

不准轉載

有著作權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七期

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本刊每冊實售一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主編人 胡 山 源

出版者 紅茶文藝社
上海北浙江路唐家弄四七號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發行者 文粹出版社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總經理 中國書業雜誌社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 九二二一三

外埠代定處 各地世界書局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特刊無定期	零售	每册	五一分角
	半年	三册	六一角元
	全年	六册	三元
郵 費			
國內	免收	四角	八分
	免收	九角	六分
國外	免收	二元	四角
	免收	二元	二角
本國郵票一角以內九五折計算一角以上不收			

▲你覺得天氣酷熱嗎？

▲你覺得坐在家中沉悶嗎？

▲你覺得講故事沒有材料嗎？

▲你覺得得智識沒有進步嗎？

這幾個問題我想諸君一定不能解決的地方，而要求解決這幾個問題，也是非常困難。現在敝局有一個辦法，可以比較到游泳池吃冰淇淋還要快，並且只要化去少數的代價，可以比較到游泳池吃冰淇淋不絕，可以使你智識一天一天的進步，這辦法是什麼呢？就是看書，——心靜自然涼。

敝局選輯中外名人著作，分爲文藝、遊記、社會、偵探、武俠等五組，每組實價一元五角，現在祇收國幣一元，零售亦可照實價計算，且須諸君親自來購，只要打一個電話來，敝局即可着人送到府上，真正便利到極點，諸君不要錯過機會！茲將第一組書名列後：

小公子 英國勃奈 脫夫人著 洋裝一册 實售三角

本書又名小伯爵，分十五章，計十三萬言，內述一個兒童純潔的心理，素稱苛刻的祖父，被他感化，讀之可養成光明快樂的心理，凡立志未成的青年，最易受社會惡劣所引誘，不可不讀此書以堅定其心理，深望家長和師長們多多介紹。

苦兒流浪記 法國馬 洛著 洋裝一册 實價三角五分

本書又名苦兒努力記，分二十六章，計二十一萬言，內容以人艱奮鬥爲主幹，曾經全國各校採爲教本，其價值可想而知。

魯濱孫飄流記 英國笛 福著 洋裝一册 實價三角二分

本書述魯濱孫孤存荒島，衣食住行，均是親自製作，耐苦勤勞，和荒僻的環境奮鬥，閱者潛心細讀，好處無窮。

人猿泰山 洋裝一册 實價二角五分

泰山情侶 洋裝一册 實價二角五分

以上兩書，海外映片公司，已攝成影片，公演於本埠各戲院，諸君諒，不知其大略，但映片所取材料，刪繁就簡，欲知其詳細情形，不能不看本書。以上三種合計，實價一元四角七分。現敝局祇收國幣一元，並贈送洋囡囡一册，洋囡囡是七本富有趣味的圖畫書，所取材料是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的四童讀物，最適合我國兒童的口味。如蒙賜顧，請撥電話四二四六，本局立即派人送上。書銀交送貨人帶回。函購亦可外埠郵費照加。

小婦人 美國奧爾 珂德著 洋裝一册 實價四角

本書內容情緒熱烈，富有娛樂興趣，和教育意味，其驚奇處啼噓而流涕，喜怒哀樂無一不備，筆墨之敏捷，無與倫比。

好妻子 美國奧爾 珂德著 洋裝一册 實價四角

本書續「小婦人」而作，曾經在美國的文學大綱上說：「從這一段大綱上推想，就可知本書的價值了。」

小男兒 美國奧爾 珂德著 洋裝一册 實價三角五分

本書由以上兩種相續而成，從「小婦人」結成爲「好妻子」後，產生了許多的小孩子，描寫他們在梅園訓練的情形，處處與最新的教育理論符合，凡愛好文藝和教育家不可不讀。

聖東安民之誘惑 法國弗羅 爾著 洋裝一册 實價三角

中國有個柳下惠，處女坐在他的旁邊，他目不斜視，一生無二色，千古傳爲奇男子。本書內述一個隱者，在漫漫的長夜中，美色當前而心不亂，將人性所不能擺脫的七情六慾，盡情的抑制着，描寫那塵心的細致，都出於自然的暴露，堪稱與我國的柳先生東西媲美。

晨鐘書局發行所 上海老地場橋北 唐家弄五三號 電話四二四四六